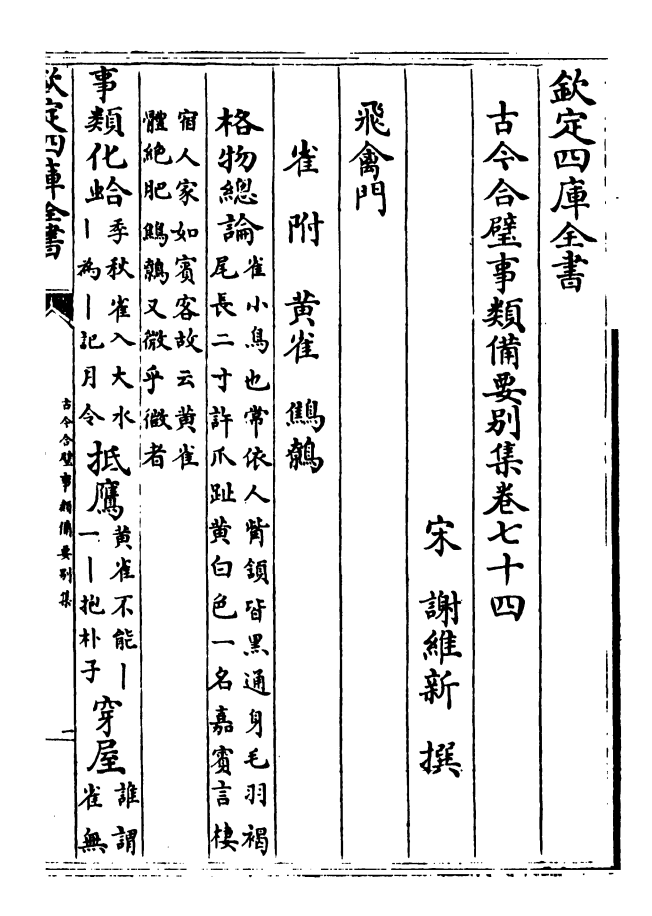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四

宋 謝維新 撰

飛禽門

雀 附 黄雀 鷦鷯

格物總論 雀小鳥也常依人背頷皆黑通身毛羽褐尾長二寸許爪趾黄白色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故云黄雀體絶肥鷦鷯又微乎微者

事類化蛤 季秋雀入大水爲丨記月令 抵鷹 黄雀不能丨一丨抱朴子 穿屋 誰謂雀無

角何以丨我丨詩 賀厦大厦成而燕雀來丨淮南子 突決丨丨楝焚燕雀不知呂氏春秋 珠

彈明丨丨雀貴不當也太玄經 不及鳳萬雀丨丨一丨張顯析言 安知鵠燕雀丨丨

鴻丨之志渫陳勝傳 雀銜書周武王時有赤丨丨丨之瑞白氏帖 反弱鷇齊景公探雀鷇鷇弱

丨之晏子再拜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君探鷇鷇丨故反之是長幼也禽獸若此而況人乎晏子春秋 得

黄口孔子見羅雀者所丨皆丨丨小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小雀貪食而易得家語 解雀語公冶

長丨丨丨得免罪 條支獻丨丨國丨大雀白氏帖 王孫彈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

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不知夫公子丨丨左挾羅右攝丸以加其頸也戰國策 門可羅爵

前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丨丨設爵丨翟方進傳 縣有羣雀楊宣為河西太守行丨丨丨丨

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益部耆舊傳

爵命之祥

園人魏尚高帝時為太史有罪繫獄有萬雀集獄棘樹上鳴尚曰雀｜｜｜｜我其復故官也有頃詔復故官陳留耆舊傳

富貴之證

潘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謂｜｜｜｜因字相貴北史

執雀而放

成敬奇與姚崇親姻崇寢疾敬奇造省懷中置生雀數頭請崇｜而放祝云願令公速愈唐新語

羅雀以食

張巡士多饑死至｜｜｜｜

雀見朝堂

則天皇后武氏臨朝御史傅游藝請革命改帝氏為武又脅羣臣固請妄言赤｜｜｜｜並孔氏帖

雀巢家樹

張九齡母喪白｜｜｜｜

雀巢其庭

張知謇白｜｜｜｜

雀集庭樹

崔信明五月五日日中坐有異｜｜頭身形甚小五色備｜于｜｜鳴聲清亮太史占之曰五月為大火為離離為文彩日中文之盛也有雀文彩而此

兒必文彩聲名播天下雀形既小祿位殆不髙矣及長博文强記下筆成章而官果不達本傳

呼知更雀 裴耀卿勤於政事夜閱案牘晝决獄訟常養一雀每夕自更初有聲至漏盡則急鳴裴｜呼｜｜｜開元遺事

貢却火雀 順宗即位拘弭國｜｜｜｜純黒大小似燕其聲清置於火中火自散去遂盛於水晶龍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燒之終不能損其羽毛酉陽雜俎釋氏書言雀却火因浴沙塵受卵杜陽編

雀食蚸蚄 開元間幽州長史張守珪界內蚸蚄蟲食田稼曼延入平州俄頃有羣｜來｜此蟲一日食盡平州稼穡無有傷害唐書

山頭涑雀 五代冦彦卿昭宗既出明年太宗以兵至河中遣彦卿奉表迫請還都昭宗顧瞻陵廟彷徨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曰紇于｜｜｜死｜何不飛去住處樂相與泣下霑襟孔氏帖

頸上飛雀 周太祖少賤黥其｜｜為｜｜｜世謂之郭雀兒東漢劉昊傳

僧貫

休野田雀 高樹風多吹爾巢落蒿深華暖宜爾依泊莫近鷄類蛛網亦惡飲田野之清水食野田之黄粟深花中睡勃土裏浴如此即全勝啄太倉之粟而穿人之屋

黄雀名嘉賓 黄雀一一一雀豹古今注

常畏人 黄雀之為物也日游於庭日親於人一一於一而人挽之

執膠革捕 一一一一而啄之黄雀黄雀從宋子嵩化書

事蟲粒養 懸雕籠一一一一雀黄雀終不樂黄同上

螳螂不知 吳王欲伐荊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懷丸操彈於後園露沾衣王怪之對曰園有榆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一一一在其後螳螂之捕蟬而一一一黄雀在其後臣執彈丸欲取黄雀不覺露沾衣如此皆務欲得於前不顧於後患吳乃罷説苑

螻蟻所損 楊寶年七歲行於華山見一黄雀被瘡為一一一一見而憐因收于巾箱内採黄花以餧之經十餘日瘡愈旦

去暮來忽一日變為黃衣年少與玉環一雙報曰好掌此環子孫累世為三公後漢本傳

飛入幕中 王祥至孝後母朱氏病欲得黃雀炙令祥捕祥思念辛難致須臾有數十黃雀丨丨其丨丨晉書本傳

鷦鷯桃蟲 肇允彼丨丨疏令鴟鷯微小黃雀也

工雀 自關而東謂之丨丨一名巧婦爾雅注

鷮母 以鷚為鴽又云鴽丨丨也禮記鄭氏注

巧婦 丨丨鳥主婦人巧吞其卵小如雀在林藪間為窠窠如小囊袋亦取其窠燒女人多以熏手令巧爾雅云桃蟲鷦注云桃雀也俗呼為巧婦鳥也本草

巢枝 鷦鷯棲於林不過一枝莊

張華鷦鷯賦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得彼鷲鶚鶤鴻孔雀翡翠或淩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衣入貢

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群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形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兮毋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鸇之過猶傾翼兮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蘢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兮不自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鵬鶚介其觜距鴻鵠軼於雲際鶡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慧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受言恩摧翮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

烏鵶鷗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零遍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瑰足瑋也陰陽蕢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其小大之所如

詩集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鷦鷯羣不隨鳳凰族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食君糠粃餘常恐烏鳶逐恥涉大行嶮羞營覆車來天命有定瑞守分絕所欲李白

啾啾空城雀何不飛人家住空城無人種禾黍土門生子草門長滿池蓬蒿草無主近村雖有高樹枝兩中無食常苦饑八月小兒挾弓箭家家畏我田頭飛但能不出空城裏秋時百草皆有子黃口莫｜｜長爾得成無橫死王建

爭枝墜啅雀

｜｜仰天鳴｜｜啾啾窻間雀不知已微瑕舉頭｜｜｜所願晷刻淹不知彈射死却得親烏将並韓

入官倉 雀｜｜｜中所食能損幾所慮往復頻官倉乃害爾魚網不在天鳥羅不張水飲啄要自然何必空城裏羅隱

下空庭 百千寒雀｜｜｜小集梅梢話晚晴特地作團喧殺我忽然驚散寂無聲楊廷秀

黃雀任翩翾 黃雀｜｜｜杜秋日夔府

解游颺 黃雀癡黃雀癡謂言青轂是我兒一一口啣食養得成毛衣到大啾啾｜｜｜各自東西南北飛薄暮空巢上羈雌獨自歸鳳凰九雛亦如此慎莫愁思顦悴損光輝王摩詰

飽野粟 黃雀｜｜｜羣飛動荊榛杜贈賀蘭銛

舞翼塵 黃雀｜｜｜倚｜恃主人仁主人忽不仁買彈彈彈爾身何不遠飛去蓬蒿正繁新蒿粒無人爭食之足為珍莫覷翻車粟車翻罪有因黃雀不知言贈之徒

蒿蓬下 游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炎洲逐｜遭網般勤孟東野黃雀吟

羅吳宮火起焚燕巢蕭條兩翼｜｜
｜縱有鷹鸇奈汝何李白野田黃雀

軀體微

嘖嘖野田
雀不知｜

｜｜關穿深蒿裏爭食復爭飛窮老一顏含棗多桑樹
狒無棗猶可食無桑何以衣蕭條空倉暮相引時來歸

邪路豈不捷渚田豈不肥水長路且
阻惻惻與心違儲光義野田黃雀行

飛蔽空

秋風下黃
雀飛禾田

熟黃雀肥犀｜｜｜日色薄逡巡百頃禾為狒翔翻巧
捷多且微精丸妙繳舉輒違乘時席勢不可揮一朝風

雨寒霏霏肉多翅重天時非農夫舉網驚合圍懸頸繫
足膚無衣百箇同缶仍相依頭顱萬里行不歸北方居

人厭黑狒咀嚼聊
發一笑欷蘇子由

慳下筯

去家十二年黃雀｜｜｜笑
開張侯盤湯餅始有助蜀王

煎蕤法醢以羊彘毛麥餅薄於紙含漿和鹹酢秋霜落
場穀一一挾蛋絮飛飛蒿艾間入網輒萬數烹煎宜老

稚罌缶煩愛護南包解京師至尊所珍御玉盤登百十
睥睨輕桂蠹五侯嚱豢豹見謂美無度瀨河飯食漿爪

菹已佳茹誰言風沙中鄉味入供具坐令親饌甘吏使客得與蒲陰雖窮僻勉作三年住願公且安樂分寄尚能屢黄魯直

異竊脂

黄雀飛鳴處交交｜｜｜稻粱求易足羅網去何遲味厚資偏嗜謀疎鬭自為韓彭尚菹醢么麼爾誠宜朱元晦

小道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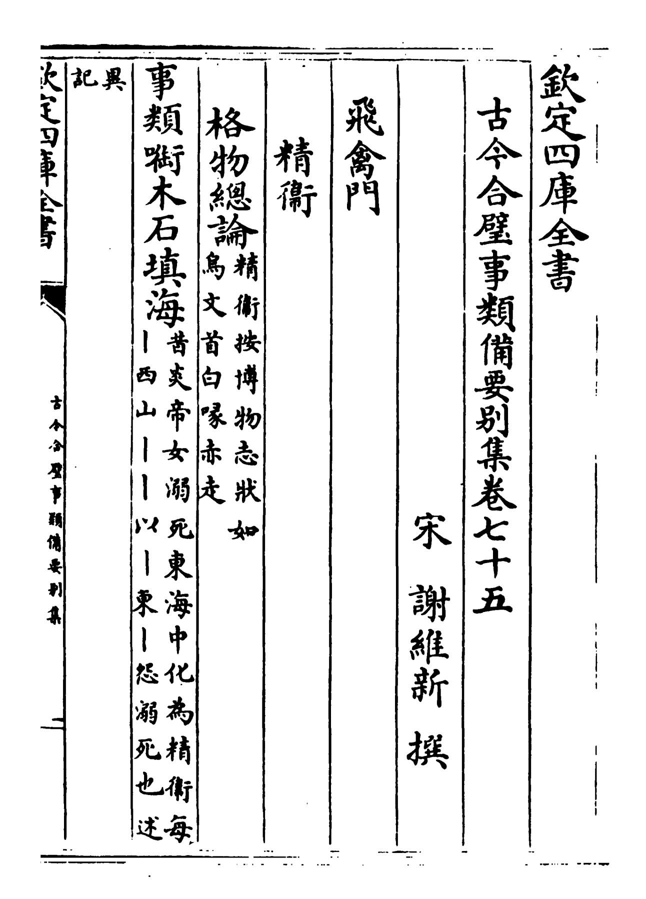
江夏無雙｜｜｜一丘一壑長避世栽雲縫霧作羽衣蘆花柳綿當衷袂身騎鴻鵠太液池脚踏金莖攀桂枝渦飲南陽菊潭水餞啄藍田粟玉芝今年天田秋大熟紫皇遣刈神倉穀一雙兒烏墮雲羅夜隨弋人卧茅屋賣身不直程將軍却與彭越俱策勲解衣戲入玉壺底壺中别是一乾坤水精鹽山兩岐麥身在椒蘭衆香國玉條脱下澡凝脂金叵羅中酌瓊液平生學仙不學禪剗心洗髓糟床邊諸公俎豆鷲四筵猶得留侯借箸前昔為飛仙令酒仙吏入太史滑稽篇楊廷秀

好頭顱

黄雀｜｜｜常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王介甫

鸕鷀鸕鷀羣見崔詩啾啾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四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五

宋 謝維新 撰

飛禽門

精衛

格物總論〔精衛按博物志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

事類

啣木石填海〔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每丨西山丨丨丨以丨東丨怨溺死也述異記〕

詩集羽折墮水　精衛誰教爾填海海邊石子青磊磊但得海水作枯池海中魚龍何聽為口穿豈為空銜石山中草木無全枝朝在樹頭暮海裏飛多丨丨時丨丨丨高山未盡海未平願我身死死還生王建

鳥有償冤丨丨丨丨者終年抱寸誠口啣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豈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慚刺客傳不著報仇名韓愈舉諸進士作精衛填海

淘河

格物總論　淘河即鵜鶘一名鵜澤水鳥也如蒼鵝大喙長尺餘頷下有兩塊肉大如數斗囊若小水有魚能抑水滿其鵠含水竭盡魚在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

事類竊肉　昔為人丨丨入河化為此鳥今猶有肉因名淘河本草

食魚　即沐澤腹下胡大數

升囊好犀入澤中呴水｜｜因名顏師古云又孔氏帖

詩集嚇飛鳶江中淘河｜｜｜杜無用鵜津梁晴引｜｜｜元稹

伯勞

格物總論伯勞按郭璞云形似鶷鶡而大夏至來冬至去以陰氣動而鳴以陽氣復而止蓋陰賊之鳥其鳴鶪鶪然故名曰鶪或曰博勞或曰伯趙即此

事類仲夏鳴｜｜之月鶪始｜｜記月令七月鳴｜｜｜鶪詩豳七月少皞名官魯昭子問曰｜｜｜鳥名｜何也剡子曰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云云伯趙氏司至者也注伯趙伯勞也左昭十七主人姓名東方朔與弟子偕行渴令弟子叩道邊家取飲不知

姓名主人開門不與須臾見伯勞飛集主人門中李樹
上謝謂弟子曰此|||李|伯勞耳但呼李伯勞果
有李伯勞應即入取飲別傳

曹植惡鳥論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名見之侍臣曰世間惡伯
勞之聲敢問何謂也王曰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
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於田見鳥鳴於桑其
聲嗷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翼其音尤切吉甫
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栖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尋聲
而棲其蓋歸入門集於井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
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號伯勞言所鳴
之家必有凶也梟鴟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荊之
梟將巢於吳鳩遇之曰何去荊而巢吳乎梟曰荊人惡
予之聲鳩曰君如不能革予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
也為予計者若宛頸戢翼終身勿復鳴也昔議朝會者
有人問曰寧有聞梟食其母有荅之者嘗聞烏反哺未
聞梟食其母聞者慙惡不善也得蜡者莫不馴而放之

為利人也得蚤者莫不麋之齒為害身也鳥獸昆蟲猶以名聲見異況夫吉士之與凶人乎

鴟鴞 鵂鶹 鵩 鬼車 車載板 姑獲 鉤鵅 訓狐 蘄州鬼

梟附

格物總論 梟不孝鳥也聲惡常盛午目不見物夜則飛行入人家捕鼠一名鶪一名鵂吳人呼為魑魂古人重其炙肥而美或者謂與鵩相似或曰其實一物然詳而攷之鵩鉤鵅鶪鵂鶹姑獲訓狐鬼車車載板九頭鳥蘄州鬼名雖不同實則同類皆妖鳥云

事類 至日捕 ｜｜｜梟磔之說文 人家惡 北方梟｜｜｜以為怪共｜｜之 與烏無異 南中晝夜飛鳴｜｜鵂｜｜ 捕鼠為勝 桂林人羅取生鸞之家家養使｜｜｜以｜｜狸並嶺表錄異 請為之禳 齊景公為露寢之臺成有梟鳴甚惡之柏常騫曰｜｜禳之夜用事明日問曰

今旦聞梟鳴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說苑

尚為之諱 男子畢康殺其母訟焚燒其屍暴其罪於天下余上章言宣帝時有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其母寧然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耳丞相大慙君子之於禽獸｜｜｜｜況人乎桓譚論

梟鳴牙中 晉張重華為石季龍所攻重華使謝艾為中堅將軍引師出振武夜有二｜｜｜｜魁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梟鳴庭樹 有｜｜｜｜于張率更｜｜其妻以為不祥連噀之張閒之曰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唐書

鴟鴞惡鳥 鴟鴞｜｜也一名鵩一名鵂鶹說文

嗜鼠 鴟鴞｜莊子

入人家 鴞｜｜｜凶賈誼所賦鵩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羮臛又可炙說文

集泮林 翩彼飛鴞｜｜于｜｜食我桑葚懷我

好音魯頌 胖亦尚 鴞｜人｜｜｜之記內則 目無毒 鴞｜｜｜呑之令人夜中見物本草 周公為詩 鴟鴞｜｜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鴟鴞鴟鴞既取我子毋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詩 辯女為歌 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而戲之曰女為我歌吾將舍女乃｜｜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存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列女傳 見彈思鴟 ｜｜｜而｜炙莊 因飲聞鴞 天寶中韋郇公謫守蘄州時李鄭侯亦以虞士放逐｜夜｜｜｜鴞韋公泣下李侯曰此鳥人以為惡其聲可聽乃令坐客有不聞此聲者罰

以大白由是聽之不厭義之好炙王丨丨丨鵩丨晉書德裕作賦大尉李贊皇作懷鵩賦元之述志滁楚地郡城之上鵩鵩巢馬秋冬永夕鳴嘯不已妻子驚咤或終夜不寐因作詩以喻之且微前賢放逐而聞是鳥者摠而述之以見吾志文集詩見後

鵂鶹似訓狐微小而黃姑獲鵂鶹即鴟也一名丨丨為國可以聚諸鳥太平廣記忌欺鵂鶹一名丨丨白日不見人夜能拾蚤蝨雜志飛撮蚊虻鵂鶹晝日目無所見夜則丨丨丨丨能拾蚤蝨見上拾人爪甲鵂鶹乃鬼車之屬皆夜飛晝藏或好丨丨丨丨則知吉凶凶者輒鳴於屋上知其將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內蓋忌此也鑠人魂氣又名鬼車春夏之交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丨丨丨丨或云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名夜遊女鵂鶹亦丨丨丨

丨好與嬰兒作祟故嬰兒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

名鬼車鳥見前並太平廣記

鳥呼廊下侯景入臺城在昭陽殿廊下居處常有鵂鶹丨鳴丨丨丨景惡之使人窮山野捕焉南史

鳥伏符下尹軌字公度人有怪鳥鳴其室上者以語公度公度為一奏符著鳥鳴處其夕丨丨丨丨神仙傳

鵩鳥賈誼鵩賦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鵩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余何去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鵩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還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強

大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測孰知其極水激則悍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太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愚士繫俗窘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蔕何足以疑

鬼車即車載板亦名逆鶴　家搥門户正月七日多鬼車鳥度家家｜｜｜打｜捩狗耳滅燈燭禳之荊楚歲時記　血滴人家鬼車晦暝則飛鳴能入人室收人魂氣一名鬼鳥此鳥昔有十首為犬所噬今猶餘九首其一常下｜｜｜｜則凶夜聞其飛鳴則捩狗耳猶言其畏狗也亦名九頭鳥本草　孔子所見蒼鶊昔｜｜｜與子夏｜｜故歌之白澤圖　周公厭聞見後詩注　蒲子之戈｜｜｜｜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列子　裴瑜所注寶歷中四門助教史迴常見｜｜｜｜爾雅言鶬麋鶬是九頭鳥也酉陽雜俎　杜甫鵰賦爾其鶬鶬鴉鶂之倫莫益於物空生此身聯拳拾穗長大如人肉多奚有味乃不珍　梅堯臣古風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天愁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衆星沒舉手向空如抹漆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切淒淒或高或低乍似玉女調玉笙衆

管参差兩不齊既兩咿咿呦呦若軋若抽又如百兩江州車回輪轉軸聲啞嘔鳴機夜織錦江上羣鴈驚起蘆花洲吾謂此何聲初莫窮端由老婢撲燈呼兒曹云此怪鳥無匹儔其名為鬼車夜載百鬼凌空游其聲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十口插一舌連一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響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厭聞此鳥憎若仇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嚙一頭落斷頭至今清血流迸來相距三千秋晝藏夜出如鵂鶹每逢陰黑天外過乍見火光驚輒墮有時餘血下點污（烏臥反）所遭之家家必破我聞此語驚且疑反祝疾飛無我禍我思天地何茫茫百物巨細理莫詳吉凶在人不在物一蛇兩頭反為祥却思老婢炷燈火卷簾開户清華堂須臾雲散衆星出夜靜皎月流清光

姑獲乳母鳥 姑獲能收人魂魄今人一云丨丨丨言產婦死變化作之能取人之子以為已子胸前有兩乳本草

夜行女 姑獲一名天帝少女一名隱飛一名丨丨遊丨

點血為誌 姑獲好取人小兒養之有小兒之家則血丨其衣以為誌 並玄中記

脫毛為女 姑獲一名鉤星衣毛為鳥丨丨丨丨荆楚歲時記

鳴于亳社 或叫於宋太廟曰譆譆出出鳥丨丨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左襄三十又姑獲左傳云鳥丨丨丨丨注云譆譆是也本草

鉤鵅似鴟有角 鉤鵅入城城空入宅宅空怪鳥也常在一處則無若聞其聲如笑者宜速去之鳥丨丨丨丨夜飛晝伏本草

訓狐兩目如猫 北土有訓狐聲自呼其名丨丨丨兒大於鵂鶹作笑聲當有人死

蘄州鬼問其名王元之自黄移蘄州聞啼鳥|||或對曰蘄州鬼元之大惡果卒於蘄坡集

詩集勿諱泥坑屋東惡水溝有鷗墮鳴悲青泥揜兩翅拍拍不得離羣童叫相呼瓦礫爭先之計較生平事殺却理亦宜奪攘不媿恥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擬凌鸞鳯羣肯顧鴻鵠卑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救汝得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飱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䝉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堦基諒無責報心因以德所為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辰忽徑去曾不報我知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守泥坑乃良規韓愈病鴟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黄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王介甫

鳴嘯未已元精育萬彚羽族何茫茫為怪有鵩鵶為瑞稱鳳凰鳯凰不世出未識五色章

吾生在鄒魯風土殊遠方鳴鳩隨乳燕日夕巢我梁翩翔雜鳥雀穿屋牽為常又從筮仕來五年居帝鄉吏直入承明侍宴趍未央上林聞鸎㗖巧舌如笙簧鴟鴞徒知名聞見實未嘗頃年謫商山聽之已悲涼今茲出內庭罰郡來永陽誰知爾鶹鵂營巢在城墻年加睡漸少秋盡漏且長丨丨殊丨丨歷歷含秋霜孺人泣我右稚子啼我傍吾心非達士詎免亦悵悵人生縱百歲忽若石火光其間有窮通幽昧難可量我愛咎與夔我冠虞舜堂簫韶聞九成丹穴來鏘鏘又愛閎與散陳力遇文王鸑鷟聽岐山多士周道昌嗟嗟漢賈誼年少謫南荒故有鵩鳥賦倚伏理甚詳郇公暨鄭侯故逐同一邦夜深聞此鳥韋公涕沾裳李侯舉酒令斯音非不祥坐客如不聞罰之以巨觴遂使惡鳥聲聽之靡所傷贊皇貶袁州懐鷄義亦賊乃知昔賢哲未免亦懐遑况余不肖者冒寵登朝行報國惟直道謀身昧周防四年兩度黜鬢髮已蒼蒼雖得五品官銷盡百鍊剛何當解印綬歸

田賴膏粱教兒勤稼穡與妻日糟糠鳳来我慶鵶集非吾殃優游盡天年身世俱可忘王元之

車載板即鬼車亦名逆鴿　九頭江奇鶬｜｜　連髆弓彎滿月不虛發雙鶬併落｜飛｜

李白行行遊且獵篇　引臂落｜｜｜鶖鶬杜壯遊　置汝傍東飛鴐鵝後鶖鶬安得送我｜｜｜

杜寓居　聞此聲荒哉我中園珍果所不產朝暮惟有鳥自呼車載板楚人｜｜｜莫有笑而莞而我更相呼與之相往返視寓若轉黍好音而睍睆攘攘生死夢久知無可揀物弊則歸土吾歸其不晚歸歟汝隨我可相萬里挽　有此名鳥有車載板朝暮常一至世傳鵩似鴞惟能預人死以｜｜｜宇疑即賈長沙當時所遺值洛陽多少年擾擾經世志粗聞方外語便釋形骸累吾衰久捐書放浪無復事尚自不見我安知汝為異憐汝好毛羽言音亦清麗胡為太多知不默而見忌楚人既憎汝彈射將汝利日長隨我游吾不汝尤

戠並王介甫

訓狐誇自呼

有鳥夜飛名訓狐矜凶挾狡|||乘時陰黑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喉誰畏忌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扇擺掉拱角頹墜塗慈母抱兒拍入席那暇更護鷄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卯此惡物常勤渠縱之豈即遽有害斗柄行指西南隅誰謂停奸計尤劇意欲唐突羲和烏侵更歷漏意彌厲何由僥倖休須臾咨余往射豈得已候汝兩眼張盱睢梟驚墮梁蚍走竄一夫斬頸羣雛枯韓愈射訓狐

誇陰獰

黃昏月暗妖鳥鳴尨然鈍質鹿豪聲凶自異立屋角潛事背吻欲我驚豈知慣聞此醜狡呼集鬼物|||夕盜鷄雛無畏避曾遭彈射沉泥坑汝令病巽未甚愈還作舊態侵乎明陽烏曈曈出東海照汝宜喪膽與精何為世人苦憎汝汝嘗盜物資已禁倘有弓矢勿污辱殺汝非得出惡名養雛三四已相

似眼腦實異鸞皇生一朝車輪翅
墮地狐鼠入穴梟黨烹梅聖俞

蘄州鬼寧知使君死使君向蘄州吏唱蘄州鬼我不識使君｜｜｜｜｜人生作鬼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晚蘇子瞻五禽言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六

宋 謝維新 撰

走獸門

獅麿

格物總論 獅麿神竒之獸也生於東北荒狀如羊而一角青色四足性忠直遇有不正者則觸之一名任法獸廣雅字作獬

獬字林作觧觧麿陸作作獬豸同

事類獄依所在 獬麿性忠而邪則觸之困則未止故立丨皆東北丨丨丨也東北荒之獸也神

異經 冠象觸邪 獬豸之性觸而瑰飾獬豸丨足以丨丨丨牛僧孺象化解 帝問何食 解廌伏如牛古者決訟令之以觸不直黃帝時有遺者丨丨丨丨何處曰食廌夏處山澤冬處松柏說文 堯緝

其毛 丨丨時有獬廌丨丨丨丨為帝帳田求子 獬廌能觸 丨丨或曰似熊丨知曲直性識有罪獄者

令羊丨之皐陶敬羊跪坐事也論衡 獬廌不學 侯思止高元禮密教曰上不次用人如問君不識字宜對丨丨丨丨丨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識字無何后問思止以對后大悅本傳 富平神羊 主宗

時丨丨縣產一丨丨丨肉角當頂白毛上捧議者以為獬豸雛狙 魏文正公笏銘 靈豸廌角比干獻骨合以憤烈在公為笏云云

詩集冠豸 丨丨屈蠖 猶

師子

格物總論 師子狻猊也一名白澤一名 形似虎正黃色有髯彤尾端茸毛大如斗銅頭鐵額鉤爪鋸牙弭目踠足目光如電聲吼如雷能食虎豹外國之産毛君之長也

事類 食虎 狻猊如虥猫丨丨豹爾雅 服狸 見後注 若戲 毛淺丨丨爾雅注 似麟 見後注 白澤出 黃帝巡於東海丨丨丨能言語賢君德及幽遠則出孫氏瑞應圖 狻猊走 穆天子巡行天下云云丨日丨百里穆天子傳 丨安息獻 漢章元年丨丨國丨師子形似麟而無角 月支獻 後漢章帝章和元年丨國使丨扶拔師子 丨疏勒獻 孝順帝陽和四年夏丨丨國丨縶牛師子並本紀 狸伏師子 魏武伐冒頓經白狼山逢師子使格之見一物從林中出如丨上帝

車軌上師子將至便跳上師子頭師子伏不敢起遂
殺之得獅子還至四十里鷄犬皆無鳴吠 博物志

象畏師子 宋宗慤封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
製其形與象相禦｜果驚奔因此潰亂遂克林邑 又
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告云嘗從天竺欲向大秦其間忽
聞數千里外哮哮嗽嗽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
踏地至絶既而四巨象尩馬而至以鼻卷泥數數噴鼻
偶立俄有師子三頭崩石折木直搏四象
以殪血若溢泉巨樹草偃 宋炳贊象圖

夢騎師子 王敬則｜｜｜五色｜｜｜｜位至太尉 齊書

詔停師子 姚璹大食使者獻師子璹曰是獸非肉不食自碎業
至都所費廣矣陛下鷹犬且不畜
而厚資養猛獸哉 有｜大食｜獻

天竺師子 ｜｜｜濱海出｜｜｜

訶吡師子 總章間｜｜施主捺塞獻｜｜｜

康居使獻 西域｜｜｜遣｜｜師子獸帝珍其遠

命秘書少監虞世南作賦

西域馴養｜｜師子能｜｜師子因以名國｜

太常樂舞趙宗儒守｜｜卿太常有五坊師子｜非大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

慈恩名畫西明｜｜多｜｜塔前壁濕耳師子時所重也南部新書

師子尾拂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雜俎

師子筋絃釋氏書言｜｜｜為｜鼓之衆絃皆絕同上

近井哮吼開元西國獻師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若不自安俄頃風雨大至有龍出井而去鷄跖集

虞世南師子賦時西域康居獻師子帝珍其遠命世南作賦惟皇

風於海外通鳳穴以文軌襲龍庭以冠帶含夷言於藁街陳方物於王會渺渺地角悠悠嶂表有絕域之神獸因重譯而來擾其為狀也筋骨糾纏殊姿異制闊臆修尾勁毫柔毳鉤爪鋸牙藏鋒蓄銳弭耳宛足伺間借勢

暨乎奮鬣舐脣倏來忽往瞋目電曜發聲雷響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碎脩兕於齟齬屈巴蛇於指掌踐藉則林麓摧殘哮呼則江河震蕩服猜心與猛氣遂感德以依仁同百獸之率舞共六擾而來馴斯則物無定性從化如神譬鱗羽變質於淮海金錫成器於陶鈞當是時也兆庶欣瞻百寮加歎悅聲教之遐宣屬光華之在旦臣載筆以叨幸得寓目於奇玩順文德以呈祥乃編之於東觀

張九齡師子贊序

夫德之所感者深物之所懷者遠中國有聖占候而自來四夷不王征伐而難致故絕域有來貢沒羽諸侯有不入包茅舉其大凡不在遐邇頃至自南海厥蹤西極獻其方物而獅子在焉爾雅所謂狻猊如虦猫食虎豹令之所見信然絕猛者也其天骨雄詭材力傑異得金精之剛為毛羣之特屹立不動而九牛相去眈視目瞋則百獸皆伏所以肉視犀象孩撫熊羆其餘瑣細不置牙齒我天子示柔遠之義固無不庭有服猛之威物無難致故其受

羈絏伏閑皂而為用鋒莫敢當然吾君所存義不謂此蓋蠻夷君長歲時貢獻或珠琛絕賚實於內府或異獸奇禽援於外囿皆其覲禮若中國之贄幣所不辭讓明異方之臣妾此則非有利之之心充耳目之玩好以為懐之之道示天地之含容不其然歟故無得而稱也義異大犬豈勞名公之訓美同赤豹何關韓侯之詩凡我侍臣咸為之贊

高適樊少府廳贊序

百獸至猛莫如師子紺眼星懸赤毛熖起銅爪鐵甲鋸牙鑿齒頳犀象則百隊山跧看熊羆則千羣野死以此言威威可知矣仙尉樊公寫象圖中崑崙却捽而屋壁欲動虎豹瞻懾而訟庭已空稜稜兮隅簾飛霜颯颯兮滿院生風於是乎師子為百獸之長遂識樊公為百夫之雄

蘇子瞻屏風贊并序

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守膠西過而觀焉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圖其目仰其鼻奮翳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

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喦喦髙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鳴呼妙哉古陸子

象

格物總論

象大獸外國所產身長丈餘高稱之大六尺餘長鼻牙耳鼻俱垂牙亦長丈許鼻端有爪猪目睛黑三年一乳形體特詭鼻為口使望頭如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服重致遠行如丘徙有白者有灰色者肉兼十牛六十歲骨方足古者典廐象一給二丁日給蒭六圍稻菽各三斗鹽一升非此不足飽其欲然象妬惡犬聲獵者衆糧登高樹創熊巢向之有犀過則為犬聲悲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殺之又脫其牙則藏之削木以代可得不爾則窮其土得之即噬也或以為象雖魁梧而蚺蛇能吞之三歲而出其骨則其又有大於此者

事類

焚軀象有齒以丨其丨左擢齒丨象之丨舒元與哀雌南方有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百有餘日泥土著身獨不飲食長吏問其所以輒流涕若有哀之情狀博物志泣子象見子皮無遠近而泣莊子搖光精丨丨散而為象運斗樞南山美丨丨之丨者有犀象焉白帖為之耕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丨丨皇甫謐帝王世紀驅而遠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丨虎豹犀象丨丨之孟滕文公來獻象齒憬彼淮夷丨丨其琛元龜丨丨大賂南金詩泮水使執象尾吳伐楚王丨丨燧丨以奔吳師注燒燧火以繫象丨使驚奔吳師左南海獻象武帝時丨丨丨馴丨丨注能拜隨人意林邑獻象成帝時丨丨王丨丨一能拜跪驅象以助王莽與世祖戰昆陽丨虎豹犀象丨丨威武乘象以戰大宛身毒國其人丨丨丨丨並漢書張茂夢

象 後漢｜｜｜大｜問萬推推曰象者獸也獸者守也君當為郡然不能舊象有齒以焚身後皆如其言

蒼舒秤象 魏太祖欲知象輕重而不可秤少子蒼舒曰置象以舟刻其水痕而以土實則知其數也帝悅之

行則導引 晉時南越獻馴象駕車｜｜以｜｜以試橋梁後象以鼻害人有司怪之欲殺象象垂鼻而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益於事悉送還越

戰果驚奔 宗慤事見師子門注

祖道率舞 吳賀齊為新都太守孫權出｜｜作樂舞象權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百獸｜｜非君而誰

異類不拜 明皇所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象紿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肯｜祿山怒盡殺之南楚新聞

動合音律 明皇每賜酺御樓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雜錄

皆合節奏 鑾王迎漢使於百花樓前

設舞象曲動樂即倡優引入一象以金羈絡首錦襜垂身隨拍膝踏動持頭搖尾｜｜｜｜嶺表錄異

詒還詹毗

魏舊詹毗國獻象謨以為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孔帖

悉放荊山

真臘德宗初即位蠻夷所獻馴象畜苑中元會充庭者凡三十二｜｜｜｜之陽同上

郭璞象贊

象之為獸形骸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狶鼻為口使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從

范至能虞衡志

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有象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口隱於頤去地尚遠運動以鼻為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鼻端甚深可以開闔取物中有小肉夾雖芥子亦可拾每以鼻取食即就爪甲彈去泥垢而後捲以入口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足如柱無指而有爪甲五枚形如大栗登高山下峻坂涉深水形擁腫而甚捷交趾

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山有石室惟通一路周圍皆石壁先置蒭豆於中驅一馴雌入馬布甘蔗於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以歸石室隨以巨石室門象饑人緣石室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食亦狎而來求飼益狎則鞭之少馴則騎而制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為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又名象公凡制象必以鉤象奴正跨其頸以鐵鉤鉤其頭欲其左鉤頭之右欲右鉤左欲却鉤額欲前不鉤欲其跪伏以鉤正案其腦案之痛則號鳴人謂象能聲諾者此也其行列之齊皆有鉤以前却左右之其形雖大而不勝痛故人得以數寸之鉤馴馬馴之久者象奴來則低頭跪前左膝人踏之以登則奮而起行蠻酋出入多乘象其貢中國者背施鞍架御座號羅我象額編金鈴千數枚行則琅琅然交人有犯惡逆者卧之地使象蹴殺之二廣亦有野象村落小民酒熟則尋香而來破壁入飲人甚苦之所過亦害禾稼象目細畏火不畏人倉卒遇之以

長竹繫火逐之輒退羣象雖多不足畏惟獨象最可畏蓋其強悍不容於羣獨行無所忌遇其肆毒以鼻捲人擲殺蹴其血流吸飲之欽州人能捕象象行觸機則刃下繫之中其要害必死將死以牙觸石折之以牙為身災也非要害則負刃而行肉潰則刃脫傷其鼻亦死鼻傷之瘡不可合故亦致死殺一象材衆飽其肉鼻肉最美熟而加糟糟透爛而食之象皮可以為甲或條截之碾之至乾治以為杖甚堅

詩集添跡 山腹雨餘｜象｜柳宗元嶺南江行 **埋牙** 野象｜｜斸石磯元稹送崔侍御 **奇毛覩** ｜｜｜象犀韓愈同宿聯句 **赤手縛** ｜｜｜象犀王荆公

犀附兕

格物總論 犀狀如水牛豬頭大腹痺脚三蹄黑色皮一孔三毛行於江海水為之開冒霧露不

濕二角一在鼻一在額鼻上角長額上角短鼻上食角也或曰奴魚或又云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一在鼻上差小為胡帽犀牯犀亦有二角皆為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然此數種俱有粟文以文之麁細為貴賤角之貴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文必自惡其影常飲濁水不欲照見也其文理絶好者則有百物之形或又云犀之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又有倒插者有正插者有腰鼓插者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足為奇異犀中最大者為墮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此牯犀額角也其花多作撒豆班色深者堪帶佩班散而色淺者但可作器皿耳海人取之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多年植木爛犀或倚之即木折犀倒久不能起因格殺而取其角又云犀每自退角必培土埋之海人知處即潛作木寓角而易之再三不離其處時復有得

者若直取之則犀去於別山退藏不可尋也未知的然否或又以為鴆飲水處有犀牛若不自濯其角必為水物食之而死蓋鴆食蛇毒在焉故也兕或以為雄犀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為鎧嶓冢山多或以為兕似牛而一角犀似猪而三角必有能辨之者

事類

和羅墜||多美犀世謂墜||犀孔帖 占城犀||獸之奇犀五代史 烏弋|駛||之名 黃支標||之美 巴浦||之犀其可過乎並孔帖 梁山南方有||犀象出焉爾雅 得以獻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駭鷄犀||於紂韓詩外傳 驅而遠周公|犀象||之天下大悅孟滕文 照水怪晉溫嶠過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而|之須臾見|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車馬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自別何意相照也意

甚惡之未旬而卒本傳

厭水精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沈於江中以｜｜蜀記

屏風為匣唐太真虹霓｜｜以玳瑁｜｜太真外傳

白玉方響宮人沈阿翹自言吳元濟之女進｜｜｜｜言其搥則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杜楊編

煖氣襲人開元元年冬至交趾國進犀角一枚色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然｜｜｜｜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開元遺事

夜明如晝敬宗寶歷元年南昌國進｜｜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十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為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其蠟炬有如｜日杜陽編

賜辟暑犀文宗延學士於內庭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上命取辟暑犀以賜孔帖

帶蠲忿犀同昌公主｜｜｜｜形如彈入土不朽｜｜之令人｜去｜忿

為母為簟張易之｜｜｜犀｜唐五行志

搜家所珍李勉嶺南節度使被台至

石門盡｜｜人｜蓄｜犀投江中孔帖

貢雙龍犀 大中初女蠻｜｜｜｜有二龍鱗鬣爪甲悉備

乃臥魚犀 揚收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楪｜｜｜｜遽拂袖出北夢鎖言

爲簪辟塵 辟塵犀｜婦人｜梳塵不著髮嶺表録異

服帶辟塵 李司封宋易嘗言石駙馬保吉知陳州其州廨一皆新之每毀舊屋則坐於下風塵自分去人皆驚怪蓋其所｜｜｜｜犀也本草

郭璞犀贊 犀之為狀形兼牛豕刀無不傾吻無不靡以賄嬰災因乎角觭

兕出狎 虎兕｜於｜語

投角 善攝生者無所｜其｜老

不遇 陸行｜｜虎兕同上

不避 陸行｜｜兕虎獵夫之勇莊

大兕 既張我弓殪此｜｜詩周宣王時

狂兕 ｜｜｜觸蹷西都賦

水兕 占城｜｜五代史

白兕 ｜｜｜為上瑞唐六典禮部

盧肇海潮賦 驅貔虎與兕象

呼偃蹇而嬰鏁忽劃礫而蓄蹴注蓄此何反蹴意宜反齒露不齊狀 李白大獵賦 挽犇兕以却走 皮日休鹿門隱書 披林逐虎兕遇其患是人不為天幸也非天也 詩集 期剌 匝龍｜｜犀孟郊 歲貢 貞元之｜｜馴犀上林置圈官司養玉盆金盞非不珍虎咬拴牢魚食網元稹 毛覯象 ｜奇｜｜犀韓詩 角駭雞 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

海蠻聞有明天子驅犀乘傳來萬里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論功五年馴養始堪獻六譯語言方得通上嘉人獸俱來遠蠻館四方犀入苑秣以瑤芻鏤以金故鄉迢遞君門深海鳥不知鐘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馴犀犀生處南方熱秋無白露冬無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歲苦寒月飲冰卧霰苦蜷跼角骨凍傷鱗甲縮馴犀死蠻兒啼向闕再三顏色低奏乞生歸本國去恐身凍死似馴犀君不見建中初馴象生還放林邑君不見

貞元末馴犀凍死蠻兒泣所嗟建中興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白居易

犀鎮帷 金盤｜｜｜杜牧杜秋娘

犀入苑 見前 入海求 何但｜｜｜靈犀歐

兕兕吼 雲霧埋山蒼｜｜杜 兕吽 山寒｜｜ 青兕啼 松風澗水聲合時青｜黃熊｜向我

幕前致 ｜｜生九青兕 ｜ 東南有 ｜｜｜狂兕獵者西北矢利塵白冥冥獨此清夜止陸龜蒙

槖駞

格物總論 槖駞大於水牯紫色耳垂脊上有一封若封土有靈性能知水脉識泉源風將發即引項而鳴然負重致遠力可千斤日行三百里古者典廄駞牛騾各四給一丁日給藁一園鹽三合易馴

養也亦曰駱駝云

事類陽光||之山其獸多橐駝若流沙日行二百里力負千斤山海經泉渠橐駝本出||白帖知水脈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駝|||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掘之輒得水博物志知風候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為行旅之患其風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預鳴而避之埋其口於沙中人以為候即以氊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過不爾則至危斃後周四夷傳實內廄蘇秦說楚成王王誠能用臣愚計則燕代橐駝良馬必|||也史記鄯善多漢|||橐駝白帖龍祠鬬單于於|||橐駝為樂東觀漢記駝助軍田縉拜夏綏銀節度使王師伐蔡縉上橐|牛馬||駝給行回紇大歷三年光親可教卒以兵部侍郎李涵持節冊拜

可救是時財用屈稅公御廐橐|||並孔帖

飛龍駝 貞元初關輔宿兵以|||負永豐倉米給禁軍唐食貨志

獨峯駝 吐蕃贊普其獸|||日行千里孔帖

名牛豹 南蠻寶利佛逝有橐駝豹文而犀角以來且耕|||駝|同上

曰山精 劉秉仁為江州刺史自京將橐駝至郡放之山下野人見之大驚共射之乃以狀白州|獲盧||於其處劉命致之乃所放駝耳三水小牘

如馬鞍 橐駝脊|||鄴中記

若丘阜 史思明賊之陷兩京嘗以橐駝載禁府珍寶貯范陽|||然孔氏帖

臥漏明 明駝千里脚腹不着地明當作鳴謂駝|屈足而||者最能行遠雜俎

疾如風 于闐有風脚駝日行七百里其|||洽聞記

石駱駝 西南夷國山上有|||腹下出水飲之令人身白淨異域志

金駱駝 神龍以後民謠曰山南烏鵲窠山北|||鏁柯不鑿孔斧子不施柯山南唐也烏

鸛寡者人居寡也山北胡也｜｜｜虜獲而重載也五行志｜收數十張光晟勒兵盡敎回紇羣胡｜槖駝｜｜孔帖羣七十駝之｜以七十唐百官志典廐吉槖駝天官侍郎吉頊長大好昂頭行視高而望遠郎中張元一目之為望柳｜｜朝野僉載郭槖駝｜｜｜未知始何名病傴僂隆然伏行有類槖駝者故鄉人號之曰駝駝聞之曰甚哉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槖駝云柳文王槖駝五代蜀龍州軍事判官王延鎬頎然而長書扎歆博觸事不能時號｜｜｜北夢瑣言郭璞槖駝贊駝為奇畜肉鞍是被迅驚流沙顯功絕地潛識泉源微乎其智

詩集駝呼圖載實｜｜｜注圖乙軲反韓文聯句槖垂鈴｜｜｜｜棱駝名圖王判公峯

出翠釜紫駝之｜｜｜杜麗人行封蒙錦帕鳴駝出西域銜尾自連連漢驛凌雲去胡

人踏雪韋當時識風候過磧辨沙泉紫駞之峯丨丨丨丨丨圭老覺肉丨側猶丨丨丨鮮梅聖俞熊

掌陸雲居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六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七

宋 謝維新 撰

走獸門

虎附彪豹貘音貊

格物總論 虎山獸之君屬陽狀如猫而大如黄牛黒章鉤爪鋸牙舌不大於掌生倒刺鬚硬尖而光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於地成白石兩脅閒及尾端皆有骨如乙字長一二寸許者即其威也破肉取之可得能令人有威帶之臨官佳若無官者帶之必爲人所憎横行而妥尾其

怒而吼也聲如雷百獸為之震恐而風從之生矣彪特似虎而非真虎豹肉毛赤黃其紋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又有土豹其形小毛更無紋色亦不赤又一種玄豹其猛健皆不減於虎而甚稀有貘似熊小頭痺脚黑白駮文能舐食銅鐵及竹骨節強直中實少髓或亦云豹之白者

事類

履尾　|虎|不咥人亨易

蹈尾　心之憂危若|虎|書

羊質　或問質曰||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楊子

狐威　江乙言於楚莊王曰|假虎|國語

豹變　||則虎||楊子

鼉為　|之|虎抱朴子

驅而遠　周公||虎豹犀象||之孟

闞如虓　|||虎詩江漢

蒙皐比　齊宋師次于郎公子偃自雩門竊出||||而先犯之大敗宋師左莊十

謂於菟　令尹子文初生棄於夢澤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虎||||命之曰鬭穀於菟左宣四

大叔

暴虎 丨丨段袒裼丨丨丨獻於公所云云

馮婦搏虎 昔人有丨丨者善丨丨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丨丨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孟

苛猛於虎 孔子過泰山見一女人哭問之曰吾舅死於虎吾夫死於虎今吾子又死焉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孔子曰苛政丨丨丨丨也記檀弓

爭獲兩虎 卞莊子刺虎管堅子止之曰兩虎方共食一牛牛甘而必丨鬬鬬則大者傷小者亡從而刺之一舉必兩獲從之果丨丨丨史記

走料虎頭 孔子過柳下季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丨丨丨丨編虎鬚幾不脫虎口哉莊盜跖

辯虎牙 或問茅焦歷井幹而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云云曰焦逆訐而順守之雖丨丨丨丨矣揚子

言市有虎 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

曰令一人丨丨丨丨王信乎曰否二人言王信乎曰否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之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而三人言成市虎顧王察之韓子

刻玉為虎　始皇三年畫工名列裔丨兩白丨虎其毛如生不點兩目始皇使餘工夜往點之化成虎去明年南郡獻白虎二視之乃玉虎也拾遺記

射石為虎　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本傳

因病化虎　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其兄啓户而入虎搏而殺之方其為虎不知其嘗為人也方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淮南子

瞋目視虎　秦召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着虎圈中亥丨丨丨丨背裂血出濺虎終不敢動本傳

為虎所食　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不行遂丨丨丨丨西京雜記

為虎所齧

楊豐｜｜｜｜有女年十四手無刀刃直搤虎頭免父難異苑

相與渡江 宋均遷九江太守事

負子渡河 劉昆為弘農太守事並見太守門

斬虎除害 周處｜南山白額｜以｜｜

搏虎免害 楊香其父為虎噬忽憤｜之父免害孝子傳

張口求活 晉郭文嘗有虎忽｜｜向文文視其口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虎至明日乃獻一鹿於堂前白氏帖

垂頭伏罪 童恢者字漢宗為太守有虎害人檻捕生得二虎恢祝曰殺人者當｜｜｜｜非者當號吼稱冤於是一虎｜｜

攀欄而吼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縱百姓觀之時王戎方十歲亦看虎虎乘間｜｜｜｜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湛然無恐色

據地大吼 斐旻守北平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父老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必敗旻怒馬趨之有虎小而猛｜｜｜｜旻馬辟易弓矢墮自是不復射

遇虎與鬭 唐鍾

傳少辟丨丨丨丨丨搏其肩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得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

格虎自贖元德秀為魯山令事見縣令門入元載廟大歷四年虎丨京師長壽坊宰臣丨丨家丨射死之廟五行志到石人前尋陽山上有石人高丈餘虎至此輒丨丨丨丨酉陽雜俎蹲龍瑞宮王以錦城兵冠命閭丘方遠建下元金籙齋於東府龍瑞宮有黑虎一丨宮前醮罷失之吳越備史入仙鶴觀天寶中河南緱氏縣仙鶴觀每年九月二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其夜皆不扃戶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令疑之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至三更後見一黑虎丨丨丨丨銜一道士出二人射之不中棄而往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于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籙玉簡及冠帔人髮甚多傳異志目為白虎李克用年十五從征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丨丨飛丨丨丨白帖號為

羣虎 五代鄭元弼父昌士博學有子八人皆以詞學|||鄭家|||謂之虎子 五代吳越林建徽稜子也治軍嚴整累從征伐未嘗介甲所至輒有功軍中||||並孔帖

名以虎子 五代吳周本少倜儻有猛虎為暴本與二兄往視之遇於篁竹間奮躍前搤虎喉二兄同擊之虎敗死於穴由是知名初仕宣州趙鍠常衣緋衫襌持劍出入行陣軍中壯之後與楊行密戰被執行密曰吾聞周虎子之|恨見之晚釋縛以為裨將十國紀年

李賀猛虎行 長戈莫舂強弩莫抨乳孫哺子教得生獰舉頭為城掉尾為旌東海黃公愁見夜行道逢獨虎牛哀不平何用尺刀壁上雷鳴泰山之下婦人哭聲官家有程吏不敢聽

狩載畋獲虎頌 六年冬十二月臘日甲辰節度使御史公大夫樊公畋於鄠城修軍禮先是里人之訟乳虎為暴肆毒貪婪白晝扶行園阜無豕牛材麓絕樵蘇老幼愁恐極於兵冠既卜其穴乃大搜而取之

與氣凌厲士拗餘怒思與鬬死莫有異慮敲扣拍撲芟殺策砌洞篁篠之宾窓劃蒙蔓之罥絡勢窮則搏鬬於莽下觀其怒氣之所狡憤迅軀之所騰踔踞牙之所噉齘鈎爪之所挐攫傑作人立呀若箕張聲吼暴雷目爍燃炬有一人烏獲之倫威欝喬傑標狡獮決溷髯奮怒毛豎皆裂鐏長戟以撐拒乃剸身而掩刃勢傾力絕四偃在地穿喉貫背爪有餘搏於是騰氣射虹霓酣噪破山林羣老慶童稚抃淋漓贔屓獻於公所於是同鑣逝狝狡能計獲發府庫行飲勞賞功也因知公之師可以振文經可以翊皇威可以截不庭可以排四夷豈獨蹦荒山殪猛獸馳騁觸履左旋右抽而已哉載目覩盛烈敢愛文字使其闇然而不章乎迺作頌曰

玄陰凝兮殺氣厲揚三軍兮順時殺綖戟羅兮山谷隘飛走彈兮林莽壞有虎勃起兮萬夫駭闞呀夭蹻兮雷霆喝紆沉慮兮振明戒干一奮兮傾五害旋勝軍兮翻大狝空皐數兮樂幼艾勇毅之師無與對可誅不王截海外

李翺裴射虎圖賛

世稱裴將軍射虎而不及見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滎陽鄭公博物好古雅能尚藝于裴氏子得其先人射虎圖傳以示予壯哉古今之未有倫也夫弧矢之用所以服猛除暴而威夷狄彼彀弓鳥下拾矢猿號工則工矣是射之末節開元中山戎冦邊玄宗命將軍守北平州以捍薊之北門公嘗率偏車橫絶漠筞匹馬陷重圍搖轒轤而百萬洞開驅槖駞而沙場一掃威稜大矣而北平連山廣野地實多虎擇肉於人如有飛翼荐食邊鄙甚於戎狄公於是屏車徒去矛鋋馳單騎彀白羽挑之使來翼之而廻從容反視咫尺旋踵心即其度手張其機左射右拂榮之疊四中皆沒羽倒必應弦毛分血灑腹洞心穿或叱之而弭伏或摹之而却走將威有所勝氣有所全情專於中志正於內故能以一人之力戰羣虎之命雖有矯牙冠羣亦垂頭搨尾應鏑而斃如此者凡三十有一矣其餘竄匿不敢復出大漠之南鳥獸咸若胡人畏威不敢南

牧茲所謂剛健除暴而戎狄格昔漢飛將軍亦為北平守擊胡有困辱之事射虎有騰傷之患其與將軍神勇非為伴矣鄭公既寫其圖俾余贊之詞曰　慢彼山戎嗌我封略有羣者虎載肆騰搏邊毗凜凜若崩厥角將軍出塞屏出車騎進馬前當挺身以餌威有所服精有所聚氣全以難力果而取震驚矍矍虎反如鼠威武桓桓人反如虎勁弓雷霹長矢電激中口穿脅貫心洞腋視如空皮劃若破的應發連斃紛紜枕藉據鞍遙叱揮箠逆擊閉目沉冥喪精辟易三軍駭呼萬靈動魄海波為騰塞草皆赤卞莊侯關方聞兩獲漢將如飛幾為所扼將軍神勇冠世超昔猿號未工飲羽非敵弧矢之設以威四方羣虎既夷狄人來降收闐罷倚山川以寧至今北荒猶畏其靈

彪此彪斐旻守北平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一父老曰｜｜也詳見前據地大吼法

豹谷山多 幽都即丨丨上丨玄豹瑞應 **西方美** 丨丨之丨有文蔚之皮焉爾雅 **穽中食** 虎豹在檻丨之丨搖尾而求丨 **管中窺** 此即管中窺豹見其一班晉書王羲之傳 **千鍾得** 武王修靡命貂襜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曰千金功臣之家以丨丨米丨一豹皮管子 **百蠻獻**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丨丨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丨其貔皮赤豹黃羆詩韓奕 **皮為罪** 狄人獻玄豹皮於秦秦文公受皮而歎之曰以丨之美自以丨丨也韓子 **毛成文** 陶大夫妻曰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丨衣而丨其丨章列女傳 **后妹辟邪** 韋丨丨嘗為豹枕以丨丨五行志 **三豹御史** 王旭時為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為所取名與旭埒京師號丨丨嵩為赤全交為白旭為黑里閭相詛曰若遭教值三豹孔氏六帖 **五豹將**

軍出唐宣室志　豹死留皮五代王彥章嘗謂人曰｜｜｜｜人死留名　韓退之守戒鹿之為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質殊也　柳宗元囚山賦攢林麓以為叢棘兮虎豹咆闞

貘賜貘皮薛萬均卒後嘗｜羣臣｜｜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孔帖　畫貘屏唐世多｜｜作｜　誑俚俗貘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鍛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並本草　白居易貘屏贊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合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云　邈哉奇獸生於南國其名曰

猰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劒戟省用銅鐵羨溢猰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爲兵範銅爲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山不剗何谷不驟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猰毋乃餒而鳴呼匪猰之悲惟時之悲

詩集響窮山咆虎｜｜｜嘯深谷虎嘯｜｜｜底憑林嘯猛虎｜｜｜並選

當谷眠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儔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麢摔肉於熊羆肯視兎與貍正晝｜｜｜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儔四散走猛獸還孤棲孤鳴門四旁出逐猴入居烏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爲虎兒無助死況知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韓愈

猛虎行贈李宗閔宗閔初為裴度所引後度薦德裕相宗閔怨之故作

遠村行

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向曉一身當道食此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深谷雌雄上下常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村長向林中取黃犢五陵年少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跡張籍猛虎行

安尾不畏逐

壯哉非熊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心為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為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磁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黃雀驚相呼槎枒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啁如哺雛山墻野壁黃昏後馮婦遙看亦下車王荊公虎圖行韓魏公知揚州王為僉判以魏公非知我者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此譏之

垂頭若徵顧

平生射虎裴將軍馬擗如龍弓百鈞手撚白羽傍無人注虎使虎不敢夯須臾叢薄斕斑出人馬不知俱辟易矢如

蓬蒿弓減力將軍得歸幾暇續徐行爪牙無不露耽耽||||尾剪霜風林葉飛倏忽山頭日光暮包家畫出真於蒐我尚不敢編其鬚昔人作詩譏畫圖吁嗟畫圖今亦無游子明畫虎圖

豹學豹且|南山||李 煮豹歸來|||白贈崔宣城 胎杜牧 愁雨|豹隱深|杜甫

澤霧壯哉南山豹不畏白額虎|||毛雖雜驅鼠朝挎其鬚暮飲乳文章爭雲久已許還笑大夫費五羖天子仗中儀物舉尾與旆常顧看取梅聖俞文豹篇贈黃介夫

熊附羆

格物總論熊大似豕而性輕健山居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行數千里悉有蹤伏之所亦不迷失道路冬多入穴而藏蟄始春而出掌至為珍味羆似熊長白紋長頭高脚亦猛憨而多

力也

事類

蟄獸||熊羆之屬周禮　逸才||之獸相如諫獵　鯀化昔堯殛|于羽山其神|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左　禹化|治水通轘轅山|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必聞鼓聲乃來禹排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卧熊慙而去武帝紀注　非熊見前龍注　維熊斯干宣王考室也云云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其夢維何||維羆云云男子之祥毛詩　曰何厲晉侯夢黃熊入寢門子産||其||也詳見前鯀化　欲攫我趙簡子病五日及寤曰我之帝所見一熊||||帝令射之中熊羆死滅二卿之象史記　食熊蹯楚太子以宮甲圍成王王請|||而死不聽乃縊死熊蹯難熟冀外救也　胹熊蹯昔晉靈公使宰夫||||不熟殺之寘諸畚遂使婦人載以過朝並左　越

椒之狀楚司馬子丨丨熊虎丨丨左 孟軻所欲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也孟子 當熊而立前漢元帝馮昭儀拜婕妤上幸虎圈闘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婕妤直前丨丨丨丨上問何故前當熊對曰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焉漢史 抱熊以出晉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有數頭熊子須臾有大熊來入蹬視此入人謂必害己良久出藏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著此人此人饑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入座人邊人解意便丨丨之足於是丨丨遂得無他續搜神記 和熊膽丸柳仲郢母韓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丨丨丨丨使夜咀嚥以助勤孔氏帖 戴熊皮冠南蠻東謝蠻貢觀三年其首元深入

朝冠烏熊皮同上

六雄將軍張鋋歸蜀次巳西有人拜曰巳西侯奉邀既見置酒邀｜｜｜至有六人皆黑衣㬥然其狀天將曉鋋悸寤見巨熊卧於前者所謂｜｜｜｜也張續宣室志

靈光殿賦玄熊蚺蜒齗齗卻負戴而蹲跠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而獮獮

招北客文寒熊孔顏登樹自擲見人則擘

羆

公侯兆文王事見前龍注

男子祥見前羆熊注

當道卧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華州襲王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但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詬曰老羆｜｜｜貉子那敢過敵見驚退北史

陳無巳羆說晉人以大獵以五犬逐一羆羆鷙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強有力也犬弱而健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

能搏也行不數十里羆敗而犬伏更前而殺之獸之勢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象而羆食之故稱勇力必曰羆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於羣也

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羆之謂矣

詩集咆深林熊羆｜｜｜守翠微熊羆｜卜向我啼青兕黄熊｜｜｜

深叢見羆並杜｜｜｜狐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七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八

宋 謝維新 撰

走獸門

鹿 附 麋 麞 麢 麂

格物總論 鹿黃質斑斑然白點性多驚烈能別良草常食名物諸毒不食處必山崗他獸多屬十二辰及八卦惟鹿不然麚牡也麀牝也麛其子也至於所謂麉又鹿之絕有力者然鹿一千年為蒼鹿又百年化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其屬有麃有麋有麞有麂有麢麢二角似麋牛尾麂大麕旌尾狗

足麞即麕也麋冬至角解鹿夏至角解此為差異麃
又鹿之大者又麂小於獐但口兩邊有長牙好鬬則
用其牙皮為第一無出其右者然多牙傷
痕四方皆有山深處則多其聲如擊破鈸

事類

甡甡 瞻彼中林｜｜其鹿詩桑柔 **麌麌** 麀鹿｜｜詩吉日 **無虞** 即鹿｜｜惟入｜于林易中

斯奔 鹿｜之奔維足伎伎詩小弁 **乘鹿** 黃帝時西王母使｜白｜獻白環瑞圖 **與鹿** 舜居深山之中｜｜豕遊孟子 **鹿伏** 靈臺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王在靈囿麀｜攸｜麀鹿濯濯詩

鹿鳴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呦呦｜｜食野之苹詩 **鋌走** 文十七年晉侯會諸侯于扈不見鄭伯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云云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而｜險急何能擇左

角掎 戎子駒支對晉范宣

子曰昔文公與泰伐鄭泰人竊與鄭盟而舍戍馬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泰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左襄十四

游姑蘇 伍子胥諫吳王不用迺曰臣今見麋鹿|||之臺也漢伍被傳

遂畆丘 齊景公|白鹿至||見封人曰使吾君壽金玉是賤百姓是寶公曰善韓詩外傳

遇駭鹿 鄭人有薪於野者|||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列子詳見夢門

致生鹿 管子告楚人曰為我|||與子致百斤金

鹿為馬 趙高指鹿示二世曰馬二世曰丞相誤取|||

鹿乃龍 蘇耽常乘|過絕嶮之地皆能超越||也白氏帖

老子乘 |||白鹿下託於李母崔玄山李母碑

女子獲 昔有||採薇菜有所驚而走因|得鹿其家遂昌熾後屈子天問曰驚女采薇鹿何祐

鹿隨

子

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歸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子傅曰夫不忍於麑又且忍吾子乎

鹿愛子

吳唐春日將兒出射獵遇麑鹿將麑唐射麑即死鹿母驚還悲鳴唐伏於草中致麑淨地鹿母復來唐又射其母麀絓而倒至前場又逢一鹿上弩將射忽箭發反激其子唐擲弩抱兒撫膺而哭聞空中呼曰吳唐丨丨之丨丨與汝何異唐驚聽不知所在宣驗記

鹿為幣

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白丨皮尺緣以藻繢丨丨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以薦璧然後得行史

鹿隨車

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丨駠而丨丨木傅

七星符

漢明帝永平九年七星鹿出江陵兩角間有道家丨丨丨其祖名字鄉里年月存焉遂斷射獵不為古今注

二女紫襭

淮南朱氏於田種豆忽見丨丨姿容甚美着丨丨襦衣裾天雨而衣不濡其臂先掛一銅鏡鏡中見二鹿以刃斫之搜神

記**一人黃衣** 陳郡謝䱇嘗在一亭中宿此亭從來殺人四更丨丨丨丨丨呼於門外䱇因令申臂於窓中於是䱇即極力掣之臂脫而去明日看乃鹿髀也尋血得鹿焉劉義慶幽明錄

馴遊墓側 丁茂至孝有白鹿來

馴擾墓側 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母丨丨於丨丨沒盡哀墓側白鹿乃丨丨其側也皇甫逸士傳

不取死鹿 晉郭文有猛獸殺大鹿於文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於文文曰若須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不爾聞者皆咲白帖

不食饋鹿 裴休有饋鹿者諸生共驚之休丨丨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咲肉後何以繼孔帖

遇鹿臨澗 陸紹弟為盧氏縣尉常觀獵忽丨丨五六頭丨丨見人不驚毛斑如畫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孔帖

夢鹿渡水 史思明夜驚據床叱咤優問故荅曰我丨舉丨丨丨鹿死而水乾云何俄而優共相謂曰胡命盡乎

去鹿之河 安祿

山至鉅鹿欲止驚曰鹿吾名去之沙河我言如漢高祖不宿闕人以使賊

懸腸注酒 號國夫人就屋梁丨鹿丨於半空筵宴使人於梁上丨丨於腸中結其端欲飲則解開流於盞中名洞天聖酒將軍酒中玄

須肉為羹 魏文忠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丨臣丨丨之丨爾彼欲誣臣以求進臣顧何辜本傳

鹿若牛馬 回鶻斛薛處人㕘丨丨丨丨惟食苔用以駕車

鹿隨騶虞 見騶虞門注

蹄下銅鐶 胡坰為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丨丨丨貫丨丨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雜俎

毛中銅牌 上嘗於芙蓉園中獲白鹿惟王闕識之曰晉時鹿也上異之令左右周視乃於角際雪丨丨得丨丨刻之曰宜春苑中白鹿上愈愛之津陽門詩

因鹿名洞 李渤與兄涉俱隱廬山嘗養一白鹿丨名其山曰白丨洞南唐人昇元中建學館以李道為洞主掌其教

以鹿為餉 裴寬

刺史韋詵沐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問狀答曰寬恐人以苞苴汚家適有人一一一一者其人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孔怙

呂温由鹿賦

貞元閼歲予南出穰樊之間遇野人縶鹿而至者問之答曰此為由鹿以此鹿以誘致羣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至輙鳴嘷不食者累日余喟然嘆曰麃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實繁有徒古之然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實安殘酷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　鹿之生兮亦稟亭毒備齒角而自牧姑有昧於行止尚馬知乎倚伏捨爾崇林輕遊近麓偶巧網之生致蒙主人之全育飲以深井飼於芳庭寢卧荃柔騰踔蘭馨露往霜來日安月寧雖矯性之非樂終感恩而不驚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曰由彼陷其類涼秋八月爽景清氣羈致山阿麋于蹊隧設伏以待翳叢而伺伺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

慕侶豈云貪餌呦呦和鳴麇麇押至彼泯慮於猜信此無情於誠偽用是倉卒禍生所忽毒鏑欵以星貫潛機劃其電發或洞胷而透腋或折足而碎骨望林巒而非遠顧町畽兮未滅風嗥澤而東至日掩山而西沒走駭侶於巖烟呌饑麛於澗月苟行路之或聞孰不心摧而思絕想爾由矣野心而仁望純束而驚顧隨獵車兮逡廵視阱中之銷爛覩機上之剖分忽哀鳴而感類若痌瘝之在身雖復處之琛邃享以豊珍比檻猿之跛躍同海鳥之愁辛敢擇陰而知止思走險以何因痛無知以相陷含怨毒而莫伸容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摭事或比原心則異借如淮陰構禍究在神理通説且拒狒謀寧起堂堂蕭公實稱知己紿致鍾室胡寧忍此祿產之難詎非漢臣交則不義賣則不仁彼美酈生既為交親誘襲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曽麋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泛泛吾未見其始

終

虞世南白鹿賦 有金方之瑞獸乃曜質於名都既馴洽於郊甸亦騰倚於山隅素毳呈彩霜毛應圖實佳賓於雅什偶仙客於天衢

麋樂伯射 晉鮑癸逐楚丨丨樂伯丨麋鹿龜以獻癸乃止本傳

魏錡射 迹人黨逐晉丨丨見六麋錡丨麋顧獻黨乃不逐國語

乞麋角 北齊河間守崔謀恃弟暹勢從李繪丨丨丨翎羽荅書曰翎有六羽飛則冲天丨有四足走則入澤某官手足遲鈍不能追飛捉走以事佞人孔氏帖

麋逐麞忘死 曹景宗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數十騎平澤中丨丨數肋射之此樂使人丨丨丨南史

許麞為脯 李衛公說道書中言麞鹿無魂故可食陶隱居云丨鹿非辰屬又八卦無主即生死無由故道家許聽為脯牛羊雞犬雖補益充肌膚於亡魂皆為愆責並不足噉道書

詩集角蒼 麂班始力直麛丨已丨然野性本難畜翫習亦逾年仰首嚼園柳俯身飲清泉見人若閑暇麗起若低騫兹獸有高貌凢類豈比肩不得游山澤跼促誠可憐韋應物述園鹿

尾促 鹿角斐斐丨丨促張猎山頭鹿

號山 丨丨無定鹿杜

飲泉 倏峰五老勢相連此鹿來從若箇邊别有野麋人不見一生長丨白雲泉賈浪仙

雪色 射殺林中丨丨鹿前者生皮因問毛杜

銅牌 長生鹿瘦丨丨垂津陽門詩

嚙草 朝渴飲清池暮飽卧深榭慙愧主人恩自非殺身難報德主人施恩不恃報哀爾胡為羅網獲南山鵠鵠動春陽吾欲縱爾山之傍巖崖雪盡飛泉溜澗谷風吹百草香飲泉丨丨當遠去山後山前射生户歐陽永叔馴鹿

麋爾為羣 荆扉對麋鹿應共丨丨丨杜

人不見 見前鹿門

何事驚 機心忘已久丨

丨丨麋鹿杜

麈山中吏紛紛騎馬塵及腹名利之窟爭馳逐眼明見此丨丨丨怪底吾廬有林谷雌雄相對目烱烱意閒不受縈與辱擬皮皆真豈自知坐令猶犬羞奴僕我不是李衛公欺爾無魂規爾肉又不是曹將軍數肋射爾不遺鏃明窗無塵蕨有香與爾共此春日長戲弄竹枝聊卒歲不羨晉宮車下羊陳去非題元吉畫麞

麏即麏也觸禍機何處驚麏丨丨丨煩君遣騎割輕肥秋來多病新開肉鑴飯寒葅得解圍黃魯直謝縈緒剳麞見貽

麏及禍樞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亂世輕全物機聲丨丨丨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杜

狼附豺

格物總論　狼大如犬，犬蒼色，銳頭而白頰，高前廣後，鳴聲諸孔皆沸。豺之屬也。冀烟烽火用之，烟直上也。牡曰

獾，牝狼，子獥，音叫

事類　銜鉤　湯時有白狼｜｜入朝，以為祥瑞。白氏帖

跋胡　狼跋美周公也。狼｜其｜，載疐其尾

詩

得白狼　宣王｜｜｜而戎狄賓遐

從兩狼　齊哀公好田獵，並驅｜｜｜兮。詩

越椒聲　楚子良生子｜｜，子文曰：豺狼之｜，不殺必滅若敖之宗。諺曰：狼子野心，其可蓄乎。左文十七

伯石聲　｜｜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左

縱狼為樂　江都易王非，卒子建立，宮人有過，｜｜嚙殺之，觀以｜｜。漢本傳

隨狼得濟　宋王

懿宗軍德義兵窘廹暴雨洪潦不知津梁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訖銜王懿衣因渡｜｜｜｜也白帖

一人蒼衣 張鋋巳侯置酒邀滄浪君至｜｜｜｜其質魁岸天將曉鋋悸寤見一狼卧於前蓋所謂滄浪君也張續宣室記

一人黃褐 晉州神山民黃張妻忽夢｜黃褐｜腰腹甚細留淫之兩接而去遂妊娠好食生肉舐唇咬齒而性狼戾生二狼生即走其夫擊殺之稽神錄

王鉷狼噬 ｜｜林甫方興大獄憾東宮誅不附己者以鉷險刻可動以利故倚之使鷙擊狼噬本傳

餘慶狼彪 龍朔中楊思玄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為選人夏彪訟之中丞郎｜｜｜｜免官許南陽曰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南部新書

狼乳烏孫 烏孫王昆莫初生棄於野｜往｜之大宛傳

狼生突厥 突厥之先為匈奴所破其族有一小兒棄草澤中有北｜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

孕生十男後
周四夷書

詩集將四子一狼一一一一嶺走千羊意得無前敵時乖闕及防寧知射生手已發弩機張會使烏鳶飽空令豺虎傷隊無已捕狼

獺

格物總論獺水狗形類犬頭如馬身如蝙蝠鼻尖尾大四足俱短頭與身尾俱褊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亦能休於大木上世謂之木獺嘗有麋罝大水甕中於其間旋轉如風水為之成旋壠起四面高中心凹下觀者駭目海獺大如狗脚下有皮如人胼拇毛着水不濡海人亦食其肉皆獱之屬也

事類 皮飾

毷毛 獺｜西戎以｜｜服領袖問之云垢不着如風霾翳目即就袖口拭目中即出本草衍義

膽分盃 獺｜｜｜嘗試云不驗惟塗於盞唇但使酒稍高於盞面分盃之事亦古今傳誤言也叙例

少女乘船 東平呂球事詳見菱門注

大墮和膏 吳孫和寵鄧夫人嘗醉舞如意誤傷鄧頰血流哀怨彌苦命吳｜｜合藥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和以百金購得白獺｜｜琥珀大多及瘢不滅左頰赤點如痣而陽雜俎

詩集

獺祭魚 沙暄｜｜杜

獺捧鱗 有｜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望清玄人立寒沙上心專脈有肩漁翁以為妖舉塊投其咽呼兒貫魚歸與獺同烹煎云云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鮪鱣天意不宰割非祭徒拳拳空餘知禮重載在淹中篇劉禹錫有獺吟

狐 附 貍 貓 貉

格物總論 狐形似黄狗鼻尖尾大性多疑審聽捕之者多用罝陶隠居云江東無狐出北方及益州今江南亦時有京洛尤多貍似虎班亦有似猫班者又一種香貍微有射氣又一種似兎而短多棲息高木候風吹之而過他木謂之風貍又一種面白而尾似牛故名玉面又名牛尾專食百菓人多啖食之或又言貍形似猫其文有二一如連錢者一如虎紋者肉味與狐不相遠皆可作羮臛貓肥矮毛微灰色頭連脊毛一道黑觜尖黑尾短潤蒸食之極美貉形如小狐毛黄褐色皆狐之類

事類 雄狐 綏綏詩 綏 封狐 千里大狐歐也楚辭 妖狐 鬼所乘也 濡尾 小狐汔濟濡其尾易 正首 狐死正丘首言不忘本也記 樂其所生禮 有尤

丨丨者狐率彼幽草注芃小貌詩

多疑 狐性丨丨水經注

妖獸 狐丨丨三德者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謂之三德說文

神獸 狐丨丨出於青丘山音如嬰兒食之不蠱

淫婦 狐者古之丨丨其名紫紫化而為狐故其姓自稱阿紫名山記又見下

美女 千歲之狐為淫婦百歲之狐為丨丨郭氏玄中記

狐死 見正首注

狐壽 丨丨八百歲三百歲即解變為人抱朴子

赤狐 莫丨匪丨詩

玄狐 武都山有丨丨茸首山海經

九尾 青丘之狐丨丨同上

三德 見前注

聽冰 河冰合須狐丨而行述征記

嘯雨 風嘷雨丨昏見晨趨白帖

白狐 禹年三十未娶曰吾娶必有應後乃有丨丨九尾而應之又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至西海之濱取丨丨獻紂以免文王

黑狐 丨丨周成王見之並同上

假威 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

狐曰子無敢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為不信我為子先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以為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已反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任之於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實畏王之甲兵春秋後語

詐鳴　陳勝聞令吳廣於所次旁叢祠中夜搆火狐鳴呼曰大楚與陳勝王卒皆夜恐

化男子　燕昭王墓有老狐｜｜｜聽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孔章曰今有男子少美高論孔章曰當是老精聞燕昭王墓有華表柱向千年可取照之當見如言化為狐搜神記

姦人女　吳郡顧旃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岡頂有一穽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較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名已經姦者朱鈎頭如疏名有百數旃女在簿次搜神記

手持火　有一小物如獸｜｜｜以口吹之書生舉刀斫斫斷視之

狐也自此無火災管輅傳

尾出火

野狐名紫夜擊｜｜｜將成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雜俎

玄丘尉

張鋋夜行逢巴西侯置酒邀｜｜校｜至一人衣黑衣天將曉鋋悸寤乃一狐臥于床張績宣室志

廣陵人

胡道拾自云｜｜｜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恒以名香自防唯忍猛犬自審死日戒弟子曰氣絕勿令狗見我屍也死於山陽歛畢覺棺空即開不見其屍體時人咸謂狐也異苑

鳴於旁

李密及即位狐｜｜｜惡之孔氏帖

噪於庭

李揆夏夜宿堂之前軒有巨狐鳴｜｜｜乃人立而跳月光逆射久踰垣而去揆甚惡之及將曉入朝其日正拜集異記

兩脚狐

楊再思張昌宗坐事桓彥範劾也其官再思曰昌宗為陛下治丹此為有功后悅昌宗還官自是天下貴彥範賤再思戴令言賦｜｜｜以譏之孔氏帖

通天狐

長慶中舉人歌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故輩下謂三

楊為｜｜｜牛羊日歷

自穴而出漢平陵王墓多狐｜｜｜｜者毛皆全厥雜俎

登木而墜晉天福甲辰歲公安滄渚民家犬逐一婦｜｜｜｜為犬咬死乃老狐也尾長七八尺南部新書

李華鶚執狐記某嘗目異鳥擊豐狐於中野雙睛曜宿六翮垂雲迅若電馳厲若霜殺吻決肝腦爪剗腎腸昂藏自雄倐欻而逝問名與耕者對曰此黃金鶚也其何快哉因誚之曰仁人秉心哀矜不暇何樂之有曰是狐也為患大矣震驚我族姻撓亂我閭里喜逃徐子之廬不畏中生之矢皇祇或以其惡貫盈而以鶚誅之予非斯翕之快也而誰為悲夫位高疾僨厚味腊毒遵道致盛或罹諸殃況假威為孼能不速禍在位者當洒濯其心祓除凶意惡是務去福其大來不然有甚於狐之害人庸怙於鶚之能通

貍玉貍見前廣雅

文貍乘赤貍而從｜｜宋玉文

掘貍去怪欒廣為河南尹先是河南

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户自閉左右皆驚廣獨回顧見有墻孔|墻得|而殺之其怪亦絕本傳

捕貍為樂 帝嘗夜艾自|狐|||謂之打夜狐劉克明傳

楊夔畜貍說 敬亭叟之家毒於鼠暴穿㭊穴墉室無全宇咋齧筐篚帑無完物乃賂於捕野者俚求貍之子必銳於家畜數日而獲諸汴飾茵以棲給鱗以茹撫育之厚如子諸子其攫生搏飛舉無不捷鼠攝而殄影暴腥露膻縱横莫犯矣然其野心常思逸於外因以予育為懷一旦怠其紲逾垣越宇倏不知其所逝叟悒且惜涉旬不弭弘農子聞之曰野性匪馴育而靡恩非獨貍然人亦有擁梁武於侯景寵非不深矣劉琨於匹磾情非不至矣旣負其誠復返厥噬嗚呼非所蓄而蓄孰有不叛哉

舒元輿養貍述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貍貍之性憎鼠余愛其能息鼠切近乎正且勇嘗觀廣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豊里客舍

舍之初未為某居時曾為富家廨墻堵地面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某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羣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暫偃俛跧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巾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游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釭續晨與役夫更吻驅訶甚擾神抱有時或缺死睫交黑暗中又遭其緣塌過而汨汨上下則不可奈何或知之借擿以狀拾衣服未頃刻擿又孔矣予心深悶當時意欲掘地誅剪始二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癢疾自獲此貍常闚閑實竇縱於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以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貍或躍起豎瞳迸金文毛磔斑張爪呀牙劃泄怒聲鼠黨帖伏不敢竄貍遂搏擊或目抉牙截尾捽首擺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釭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貍矣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貍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有土蟲絲封閉欲合向之韞擿服物皆縱橫排擲無所損害

噫微貍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嚙吾身矣是以知吾得高枕坦卧絕瘡痏之憂皆斯貍之功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怯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術故得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無貍之用則紅墉皓壁固為鼠室宅矣甘濃鮮肥又資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奈之何嗚呼覆幬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容端人則白日之下得騁於陰私故桀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向之鼠竊而不知用貍而止遏縱其暴撗則五行七曜亦必返常於天矣豈直流患於人間耶某因養貍而得其道故備錄始末貽諸篋內異日持諭於在位之君子

貉踰汶則死 貉｜｜｜｜地氣使然也 禮考工記

詩集爲嬰兒唬老狐宅城隅遥養髑豈大不知窟穴處草木但掩靄秋食承露禾夏飲灌園派暮夜出旁舍雞畜遭橫害晚登埤垸塢呼吸召百怪或丨丨丨丨或變艶婦態不知幾千年出處頗安泰古語比社鼠蓋亦有恃賴邑中少年兒耽獵若沈瘵遠郊盡稚兎近水纖鱗介養犬號青鶻逐歐馳不再勇閒比老狐取必將自快縱犬索幽遂張人作彊界茲時頗窘急迸出赤電駭羣小助嘷嘷奔馳數顛沛所向不能入有類狼失狽鈎牙咋巨顙髓血相濡沫喘呌遂死矣爭覩若期會何暇正首丘腥臊滿萬丈數穴相穿通城堞幾隳壞久矣縱凶妖一旦果禍敗皮爲揭上藉肉作盤中膾觀此爲之吟書以爲警戒蕪子美獵狐篇

爲婦人粧古塚狐狸妖且老化丨丨丨顏色好頭變雲鬟面變丨大尾曳作長紅裳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時人靜處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忽見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假色迷人猶若是真色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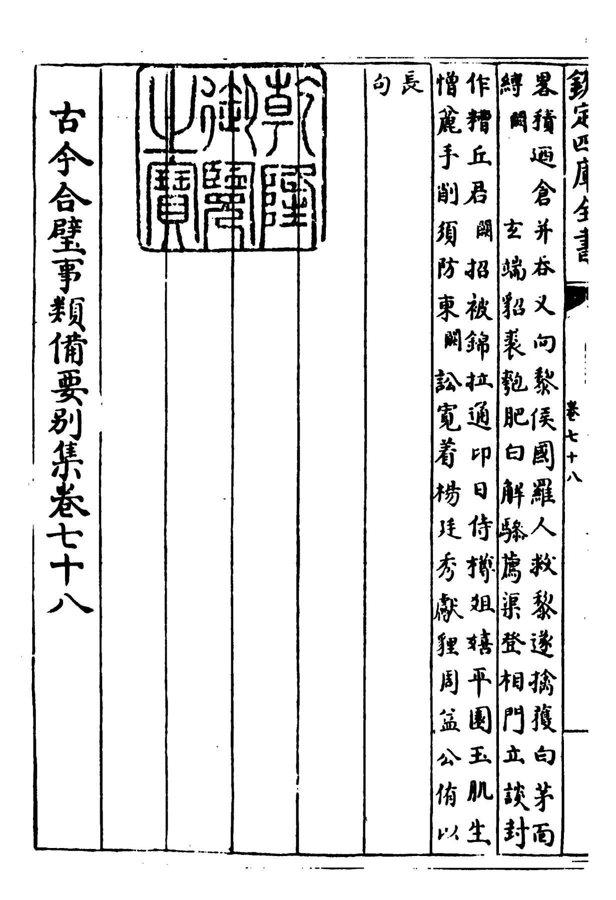
人愈過此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惡假更重真狐假女
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日長月
長溺人心何況褒妲色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試
看為害淺深間豈將假色同真色白居易古塚狐
闕

橘柚漿 首如貍尾如牛攀條捷險如猱猴丨丨為
栗為餱酒肉不足惟膏油深居簡出善
自誅尋蹤發窟并執囙蓄狃分散身為蓋松薪瓦甑蒸
浮浮壓入糟盎肥欲流熊脂羊酪真比倚引筋將舉訊
何尤無功切食人所
仇蘇子由牛尾貍

冰玉肌 狐公韻勝丨丨丨字則未
聞名季貍訓隨齊相燧牛
尾箠勳封作糟丘子闕
厲行先生闕

世世襲膏粱黃雀子魚鴻
氏 季貍語有味其言須聽取楊廷秀

奇章 風林露圃天欲闕 紅栗紫橘弄黃老夫思饞不
忍嘗丁寧邅人莫取將朝來闕 羽化去通出木
奴三百户烏押士子散如烟撿校不知渠闕 小童相
傳皂衣郎字曰季貍丨丨丨上樹千回一宴強連闕



畧積迴倉并吞又向黎侯國羅人救黎遂擒獲白茅面縛闕　玄端貂裘豔肥白解驂薦渠登相門立談封作糟丘君闕招被錦拉通卬日侍樽俎嬉平園玉肌生憎麄手削須防東闕訟寬着楊廷秀獻貍周益公侑以長句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六十九至八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彭良箴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九

宋 謝維新 撰

走獸門

兔

格物總論 兔鼠形尾圈彎短大如猫毛色褐耳大而銳且卓口缺長鬚尻九孔趺居趫捷善走舐雄毛而孕生子從口中出其子娩敷万反或曰䨲叔侯反䨲其狡者毚又其大者也一種前足寸餘後足幾尺行即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於東北西北極邊之地謂之蹶兔亦曰蛩蛩巨驉又

一種似兎而大青色象形首與兎同足與鹿同是㚟也亦兎類或謂兎無雄望月而孕當有能辨之者

事類

明眎 祭宗廟之禮兎曰丨丨禮記 丈人 山中卯日稱丨丨兎也抱朴子 月精 兎者明丨之丨典畧 星精 稟丨丨握斗樞玉衡星發於兎白氏帖 趯趯 丨丨毚兎遇犬獲之小雅 爰爰 有兎丨丨丨國風 兎罝 肅肅丨丨施于中林周南 兎蹄 得丨闕丨 待 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折頸而死因釋耕丨丨冀復得兎為宋國所笑韓子 環 闕 髡說齊威王曰韓盧者天下之俊犬也東郭逡者海闕也韓盧逐東郭逡騰山者五丨丨者三兎極於前大闕兎俱疲各死其處田父見而獲之無勞苦而擅其功闕持頓兵弊衆恐強秦大楚乘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闕 狡兎死 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丨丨丨良狗烹信傳

白兎 闕

遭母喪負土成墳種松千株有｜｜｜其下

毛為識 梁冀起兎苑刻｜闕

如朱 漢哀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兎赤｜｜｜古今注

集衆捕 見瓜門

輿 闕

王武俊嘗｜賓｜｜一日射兎九十五觀者駭伏孔帖

目為兎 五代

周張闕威於青州為從事滑稽避事旁威｜｜姦｜闕 畧通儒術闕吏事唐開成初依翟宜

識言

兎 闕 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本傳 床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

鵬挾

兩兎 闕

韓退

之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辰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

使物竊短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者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書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

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惟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在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學史記

詩集天資潔白 天冥冥雲濛濛白兎搗藥姮娥宮玉闕金鎖夜不閉竄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
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搖輕風渴飲泉困棲草滁人遇之
豈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為翰林寳翰林酬酢
委金璧珠箔花籠玉為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鳳翼主
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霑席羣詩名貌極豪縱爾
兎有意果誰識｜｜｜｜已為累物性拘囚盡無益 **天**
上林禁落幾時休回首峰巒斷消息歐陽公白兎

使潔白 水晶為宮玉為田姮娥縞衣洗朱鉛宮中老兎非日浴｜｜｜｜宜嬋娟揚鬚弭足桂樹間桂
花如霜亂後前赤鵶相望窺不得空凝兩瞳射日月東
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横施亦何有憑光下視罝網繁衣
褐紛紛謾回首去年驚墜滁山雲出入虛莽猶無羣竒
毛難藏果見獲千里今以窮歸君空衙險幽不可返食
君庭除嗟亦竆今予得為此兎謀豈草長林且遨衍王介甫白兎

拔毛為筆 可笑姮娥不了事走

却玉兔來人間分寸不落獵人世滁州野叟獲以還霜毛半茸目睛殷紅條金練相繫擺馳獻舊守作典玩況乃已在蓬萊山月中辛勤莫搗藥桂傍杵臼今應間我欲｜｜｜白｜研朱寫詩破公顏梅聖俞永叔白兔

赤身謝德 毛氏穎出中山中衣白兔褐求文公文公嘗爲穎作傳使穎名家傳無窮偏走五嶽都不逢乃至琅琊閒醉翁傳是昌黎之後身文章節行一以同滁人喜其就籠紲遂與提攜來自東見公於鉅鼇之峯正草命令辭如虹筆秃願脫穎以從｜｜｜｜歸舊蓬梅聖俞

不如月中宿 兔飢食山林兔渴飲川澤與人不瑕疵焉用苦求索天寒草枯死見窘何太迫上有蒼鷹禍下有黃犬厄一死無足悲所恥敗頭額敢期揮金遇倒橐無難色雖非獵者意頗塞仁人責兔兮兔兮聽我言月中仙子最汝憐｜｜亟返｜｜｜休顧商巖井嶽麓秦少游荅裴仲謨放兔行

不着烟火香 東郭阿㕙駝禍喪清馥｜｜｜｜｜

姮娥喚入廣寒殿詔許搗藥不許嘗金丹煉成紫皇喜
玉臼自擕銀漢洗偷將缺吻吸瓊漿蛻盡骨毛作仙子
鬢絲吹落桂枝風人間封作管城公先生何許得尸解
貌如枯蟾帶玄芥麒麟擘脯未必如耶律䶉兒差不遠
先生錦心氷雪腸銀鈎珠唾千萬章管城奔命困書圃
阿䶉漆身嬉醉鄉老夫去年左車脫匙抄爛飯猶戞戞
太息再拜謝阿䶉尚堪掛壁縈蛛塵一飯
牘仰齒生津楊廷秀謝陳希顏惠兒䶉

猴

格物總論 猴猻也獼也一名王孫一名胡孫楚人謂之沐猴狀類人毛色黃有尾猨大母猴也色蒼黑其老者為猢猻最駿捷鳴嗷嗷然而悲居懸崖峭壁間善升木㗖爪菓黍栗等物亦多智山民苦之或云獼猴八百歲變為猨又五百歲變為玃又一千歲變為蟾蜍然皆寓之屬也

事類

沐猴冠 項羽楚人｜｜而｜

沐猴舞 許伯仁弟為丞相二千石皆賀蓋寬饒為司隸不行許伯請之寬饒乃往東鄉獨坐酒酣樂長信少府檀長卿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悅因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失禮不敬前漢

譏周泰 魏鍾毓事見嘲謔門

嘲文樹 安西衛將劉文樹善奏對髭生頷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猴猿之說密賂幡綽祈不言之幡綽進｜曰可憐好｜｜髭鬚共頰頤別住面孔不似猢猻猢猻極似文樹上大笑鄭棨傳信記

象語 有人種黍山中患獼猴食之聞介象有道術從之乞避猴之法象曰無他法也明日往黍所望見羣猴便大嘆語之曰已白介君教莫侵食黍此人明日視黍過羣猴適欲下樹｜｜｜｜獼猴各自還山遂絕跡神仙傳

擘鳶翅 有人畜一子母胡孫一日鳶飛下搦其子對母啄其腦食其髓胡孫哀鳴三日不食徑於廚中取肉一片戴頂上往

中庭似有所伺逡巡鳶果來捋肉胡孫兩手捨丨其翅嚙腦食髓衆人甚為快意景溪閒言

號孫供奉 唐昭宗播遷隨駕伎藝人止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丨丨丨丨羅隱下第詩云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簒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之唐臣愧此猴多矣幕府燕閒録

王延壽王孫賦

原天地之造化寶神偉而崛奇道玄微以容妙信無物而弗為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眶崖瞩五流反以朓卿視䁾睫以映呼恍反睳呼迷反突高目而曲頰睽音傑瞑呼久反歷而黎離鼻䶏許解反齁許侯反以歔吸歔許夾反耳聿役以謫知口嗛呼忝反呥丹以䶢側咸反齵鄒唇吷制狭反喟而攝反而㼐足卑反覙研卑反齒崖崖以齗齗嶷嚼唯喍而囁咒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踡兎蹲而狗踞聲歷嚨而喔咿或嗎嗎而嚇嚇

又嘀的嗅火歷反其若蹄姿僭僬呼店反而揔輔嗔谿
肝閒以項顱胎台腕腰子公反而睍覓䁮鍚睆阮䁂而
兗反悞而蹴訾生深山之茂林處嶄岩之嶔崎性猓猜
而猶疾態峰出而橫拖緣百仞之高木攀窈裊之長枝
背牢落之峻壑臨不測之幽谿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
而登危或羣跳而電透或成懸而瓠垂上觸乎而挐攫
下對足而登跂至攀攬以狂接覆緒臂而勇赴時遼落
以蕭索乍睥睨以容與或蹂趹以踐遊工咨諏而攢聚
扶欹崟以陣緣躡危臬而騰舞忽涌逸而輕迅羗難得
而覥縷伺甘苦於人類好餔糟而啜醨乃設酒於其側
竟爭飲而蹈大緣切馳顛陋酌以迷醉矇眠睡而無知
暫挐鬟以繕縛遂纓緌以羈縻歸鎖繫於庭廄觀者吸
呷而
忘疲

柳宗元憎王孫文

猿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
容猿之德靜以恒類仁讓孝慈
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
難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

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所居山嘗欝然王孫之德躁以囂勍諍號呶唶唶彊彊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囓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齕齩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齚猿猿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孫云

詩集緣柱 嘗聞養麒麟碎意繫獼猴供奉新教藝將軍舊病偷聊看｜｜抄尚想傍崖頭更祝南州使如拳試為求梅聖俞詠楊高品馬廐猢猻

潲山 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使｜｜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更世情程作淳獼猴時山僧云晏元獻來獼猴潲山

婢喜奴顛 眞宜少陵覓未解柳

州增｜｜嘗儲菓｜｜屢掣繩
黄山谷韓駒謝人寄小獮猿

猿附狙

格物總論 猿似猴而大或黄或黑長前臂不踐土石超遶於萬木之間惟通臂脛身故善緣能引氣故得壽天氣溢霽則長嘯霧雨昏暗則無聲人每當其吟嘯之時而捕獲之則亦不復生矣狙犺亦似猿與猴皆屬之屬也

事類五月生 五九四十五故猿｜｜｜也家語 **三峽鳴** 巴東｜｜｜猿長鳴至三聲聞者皆淚荆州記 **君子化猿**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為猿鵠小人為蟲為沙抱朴子 **為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王道

逢丨丨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為劍願得一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抄之竹似枯槹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上樹丨為白猿

抱樹以號 養由基楚將善射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楚共王獵見白猿遶樹避箭王命由基射之基始調弓矯矢未發猿乃丨丨丨丨淮南子

拔箭塞瘡 蜀鄧艾見玄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丨丨捲樹葉丨丨艾歎曰吾違物性其將死矣乃投水中白氏帖

與續談論 王績遊嵩少堂續棲止焉月夜見一胡鬚眉白而瘦稱山公丨丨丨丨徃徃有異續疑其怪取鏡光出而胡者走失化為猿而須唐異聞録

為魏執爨 魏元忠素強正其微時家貧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還乃見老猿為其守火婢驚白元忠猿執爨曰猿恐我乏使為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廣異志

謂巴西侯 吳郡

張鋋罷秩歸蜀行次巴西有人道左出拜曰吾君奉邀乃巴西侯耳既見飲酒命樂夜將半鋋亦假寐將曉悸而寤見身卧石龕中有一巨猿狀如人醉卧於地張續宣室志

娶袁氏女

孫恪｜｜｜後從南海辟舉家過端州袁欲遊峽山寺云舊老門徒既至若熟其道徑持碧玉環獻僧及齋罷野猿數十聮臂而下袁氏惻然題云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擲筆化為猿追嘯而去恪驚甚詢僧僧乃言為沙彌時所養開元中力士過此憐其慧敏以束帛易之歸獻天子後聞馴擾於上陽宫内碧玉環本胡人所施亦當時隨猿者續世說及傳奇

覩黑衣郎

張長史質凶屋以居｜｜｜樹上擲瓦見擊其弟射殺之乃猿也宣室志

見白衣婦

潁川陳巖景龍初舉孝廉於京師至渭南縣｜一婦人貌甚殊衣｜｜立於路隅掩袂而泣生扣之｜人乃曰妾楚人也侯氏子家弋陽先人以高尚聞於湘楚間由是隱迹山林雖一女子

亦有箕山之志孔氏帖 謂報時猿 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於庭下丨之丨丨丨天寶遺事 吳筠玄猿賦 前者稱周穆王南征君子變為猿鵠小人變為蟲沙夫神用無方未必不爾筠自入廬嶽則覩斯玄猿素其雨昏則無聲景霽則長嘯不踐土石超遥於萬木之間春咀其英秋食其實不犯稼穡深棲遠處獨有君子之性與乎狙狖之倫且多難以來厥品凋敗麋鹿殫於網罟遺此困於誅求此獨蕭然物莫能患豈不以託迹夐絕不才遠禍昔夫子嘗嘆山梁雌雉曰時哉時哉予因感之以作賦云耳 伊玄猿之所育于南國之層岑動不踐地居常在林雖泛泛而無據亦熙熙而有心霽嵐昏而共默風雨霽而爭吟使幽人之思清惕駭客之滌霑襟何必聆嶰谷之管對雍門之琴哉歷千尋之喬木俯萬仞之危嶠弄遊雲之亂飛嬉落日之橫照連肱澗飲命侶烟嘯或聚而閒棲或分而迴趠壽同靈鶴性本君子

阻重巖之險非虎豹所履蔭交柯之密豈鵰鶚能視故逢蒙操弓憚高深而止鄧公折箭含惻隱而已何患累之罕㹶不牽物以利已詎若狒狒凌人以就戮猩猩甘酒而送死夫時珍貂裘世寶狐白徒能工於隱伏終見陷於機穽麝懷香以賈害狙伐巧而招射小則翡翠殞於羽毛大則犀象賊於齒革孰能去有用之損取無用之益固棄置於常情永逍遥以自適無威刑以相凌有族類而相親食資諸物衣取諸身不賦不役靡勞靡勤如政教之未施保巢居以還淳匪虞氏之所及何狙公之能馴吾知人為物之貴又焉測元化之所謂大鈞乎

李德裕白猿賦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木不痒菓熟乃取不與貜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傳奕有猿猴賦但說其變態似優以為戲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予今作賦以辨之耳　昔周穆之南邁將畜旅於湘沅既隻輪而無返化君子以為猿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蕃或哀吟於永夜或清嘯於朝暾

翕合沓以連響水源淺而共喧刻三聲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觀其雖為異物而猶喜處動不為暴靜皆擇所棲松欝而不殘植梨熟而後取顧犹騰與猱挺信莫得而儔侶若乃靈變難測神通有知女試劒而方接舉修邁而止馳養矯矢而未發眄喬柯而已悲凌峻壑而電矔掛長蘿而鉋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阽危施於射則李控弦而盈貫用於道則華養形而不衰彼沐猴之佻巧雖貌同而心異既貪婪而鮮讓亦躁動而不忌嗟斯物之既馴有仁愛而可畏故鄧生以遺性與感齊后以望思掩淚嗟乎人之化也實可悲幸或少貴而老賤或始富而終貧中行之後困於畎畝叔敖之子疲於負薪何止鯀化能而為羆哀成虎而不仁變欽鵶於瑤席鳴杜魄於巴岷乃知人世之可厭不足控搏而自珍

狙

狙伐巧　吳王浮於江登於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

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丨之丨丨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極也莊子

狙賦芧 宋有丨公愛養狙而家匱將限其食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列

周公服 今取猿狙而衣丨丨之丨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莊子

詩集

擁條吟 寒猿丨丨丨文選

掛藤飲 丨丨疑取丨吟枝似避弓蕭詮

飲相喚 山猿丨丨丨杜

晚成羣 猿狖丨丨丨李白

嗁虛壁 梟梟丨丨丨蕭蕭掛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羽如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杜

嘯秋月 謝守攜猿東路長裹藤穿竹似瀟湘碧山初暝丨丨丨紅樹正寒嗁曉霜陌上楚人皆駐馬里中巴客半歸鄉心知欲措南遊侶未到三聲恐斷腸許

晴樹為隣 放爾千山萬里身野泉丨丨好渾和借猿丨丨嗁時莫近瀟湘岸明月孤

舟有旅人言王孫非類岷嶺高無敵來從第幾層攀緣
師君放猿殊不倦趫捷爾誠然晚嘯思危
石晴懸憶古藤｜｜｜汝時作一聲悲淡雲疎雨濕風
｜只可以文憎文與可枝衡嶽啼猿憶
此時回首那無萬里感向人｜｜｜｜｜鍾儀故有南
冠恨莊舄猶知舊國思車馬紛紛九城客路傍翻笑斷
腸為劉月明一長嘯子求稱猿書至聞我說猿意特贈
原父君吾州四扇列巖巘鉅木轇葛凌
氤氳探窠栽檻走疾置十日可到澄江清嗟憐庶品各
有性拘憂適喜無間分彼猿之類宅丘壑愛戀深厚編
前文戲禽雖傳古仙者射臂未議原將軍朝棲喬林之
蒼莽夕飲幽澗之潺湲山空｜｜｜｜｜商船海上迎
風聞君家東園豈不美檜竹翠密蘭茝薰斯猿儻別故
時侶舉首隅斷千里雲縱之不遣西得所推大此理惠
澤黍令吾郡邑決籠押蹄者奔逸羽者騫囿觀微物游
通萬化譬諸獻鵰良有云蔡君謨答呂公綽求猿

戲暫人間佳人劒翁孫||||忽憶嘯雲侶賦詩留玉環坡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七十九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八十

宋 謝維新 撰

走獸門

猩猩 附 鸓鸓 猓然獸

格物總論 猩猩猿形人面頭顔端正毛翠色能與人言又能知人姓名及人先世名字與人家往事在山谷間數百爲羣聲如小兒啼獵者多以酒醉之而後獲夷人取其血染毛罽色鮮不黦字亦作狌鸓鸓亦獼猴形人面紅赤色身黑毛有尾無膝脛常倚物反踵髮極長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極多

力負可千斤迅走食人飲其血使人見鬼里人以其血染緋髮可為髲然見人則笑笑即上唇掩目獵者嘗用竹筒穿臂以授之彼執臂輒笑人因自筒中出手以錐鏁之於樹故可得字或作狒亦名梟羊亦曰山都倮然亦如猿猴人面白質毛如蒼鵰尾長過其頭鼻孔向天雨注則以尾塞鼻其名自呼肋邊毛長而且溫堪作褥疑亦同類也

事類哀牢夷出後漢||||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聲音妙麗如婦人對語昔有以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且無他飲食

裴炎猩猩銘鄙道元水經注云武平封溪縣有獸曰猩猩猿形人面顏容端正學人語若與交關者無不欷歔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阮汧云使封溪見邑人云猩猩在山

谷間常有數百爲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着屐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甘味遂乎醉因取屐而着之乃爲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肥泣而遣之

左太沖吳都賦曰猩猩啼而就烹里人以餉封溪令令曰何物曰猩猩惟與酒蕪之以屐可以就擒耳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毛罽色鮮不黯或曰或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而問之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頑喻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笥中出此圖相示賓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謂諸賓客曰彼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覬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

生尊死而無悔者昌若猩猩含血乎子奚獨悲此諸賓覺然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務世利汨沒名位者之所聞乎敬篆斯言以為座右銘其銘曰　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昌若箕山以全吾身

𦏻𦏻西波尸進　宋孝建中獠子以丨丨丨地高城郡安西縣主簿華文禮進雌雄二頭宋帝曰吾聞𦏻𦏻能負千鈞若既力如此何能致之彼土人丁鑾進曰𦏻𦏻見人喜笑則下唇掩其額以釘著額任其奔馳候死而取之髮極長可為頭髮血堪染緋其毛一似獼猴人面紅赤色作人言鳥聲善知死生飲其血使人見鬼帝聞而欣然命工圖之

郭璞𦏻𦏻贊　𦏻𦏻怪獸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蓋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

猓然交州猓然｜｜有｜｜獸南州異物志

詩集醉魂在愛酒｜｜｜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勲勞足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爲謝楊朱黄魯直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巧言語抶抑葉暗擯抑紅朋友相呼墮酒中政以多知｜｜｜故應來作管城公戲詠猩猩毛筆二首奉錢穆父束縛歸來明窻脫帽見蒙茸醉着青鞋在眼中｜｜｜｜儻無孱逢時猶作黑頭公奉子瞻並前人

鸐鸐穿筒格鸐鸐｜｜｜

鼠附竹鼴

格物總論鼠小獸善爲盜族類不一有家鼠有鼶鼠有鼩鼠有鼨鼠有鼭鼠有鼸鼠有鼢鼠有

鼺鼠有鼷鼠有天鼠天鼠即伏翼鼷鼠狀如小狐伯勞化地中行食烟火螫毒及人爲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乃微乎微者鼫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鼯鼠亦飛鼠兎首鹿耳其音如㹧犬以其尾飛故名丹重山有之鼴鼠隱鼠也無尾黑色長鼻甚強常穿鑿地中行亦名鼢扶粉反鼤鼠穴居飲泉嚙竹鼮鼠豹文鼠也鼮鼠能人立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稼逐則走入窟中亦有五技或謂雀鼠今河東有之鼬鼠性多豫家鼠多藏於瓦屋下晝伏夜動最爲人所憎疾者皆陰類鬼物也其他有火鼠入火不焚毛長丈許可爲布所謂火浣布是南蕃有之水鼠入水不溺捕魚而食竹鼯又食竹根鼠腰腹大如盎所在深山有也亦不難捕貂亦鼠也毛可爲裘亦作鼩

事類似鼠臧武仲謂齊景公曰抑君｜｜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左

若鼠碩鼠賴貪也刺其君蠶食於民貪而畏人｜大｜也詩

食牛角鼷鼠｜郊｜｜春秋

遇鵷雛見鵷雛門

如鼠自處李斯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矣在所｜｜耳

掘鼠掠治張湯其父為長安丞出外湯為守舍而鼠盜肉其父還怒乃笞湯湯｜隧得盜｜及餘肉劾鼠｜｜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之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本傳

臧洪掘鼠｜｜為太祖所困糧乏乃｜野｜而食魏志

蘇武掘鼠｜｜使匈奴牧羝海上廩食不至乃｜野｜草實而食之本傳

以爾雅對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僚大會時買得鼠身如豹文問羣臣莫知惟攸對曰名鼩

鼠見爾雅竇氏家傳

以嚙鞍聞

公子蒼舒早慧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嚙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慮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嚙者繆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為鼠嚙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嚙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丨丨丨丨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嚙況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我復何道

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衣冠出廳事語曰周南不應至期復出冠幘絳衣語曰爾日中當死復不應入後更出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死丨丨丨丨遂顛蹷而死即失衣冠視如常鼠也列異傳

視以為佳

晉簡文為撫軍時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丨丨丨丨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不悅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今復以鼠損人無乃不可乎世說

作字殺鼠

晉淳于智善厭勝劉

柔夜卧鼠囓其左手中指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丨田丨使露手卧明旦有大鼠伏死

作符召鼠 許邁小名映有鼠囓映衣乃丨丨丨于前丨莫不畢至於中庭映曰囓衣者留不囓衣者去羣鼠並去惟一鼠獨住伏於中庭而不敢動别傳

前脚捧朱 景平中東陽大水永康蔡喜夫避水住南壟有鼠浮水來伏望喜夫奴牀角愁而不犯每以食與之退喜夫退居鼠丨丨丨紙裹三片許丨着奴前啾啾如欲語也異苑

剖腹有贓 南陽趙度好藝術度有白米為鼠所盜乃被髮以刀畫地作獄四面開門向東長嘯羣鼠俱至呪之曰凡非噉者過惟止者十餘乃丨丨丨丨有米在焉述異記

銜烓燒幡 祇園精舍燒香燃燈續明日夜不絕鼠丨丨丨丨蓋精舍都畫釋法顯仙遊本紀

白質歸命 王孝傑為清邊道總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蹲鼠猜胡象也丨丨丨丨天亡之兆及戰

乃孝傑覆馬孔氏帖

王敦亡兆　黃君漢為密守栢崔義元見羣鼠渡河曰此｜｜｜｜也因説君漢以城歸同上

銜尾以渡　李密將敗屯營羣鼠相｜｜｜｜於洛經月不絕

擁杖而號　路敬潛為遂安令到官鼠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

蘇徵失窟　唐｜｜任汜水縣令舉止輕薄郎中張元一目為｜｜｜鼠朝野僉載

高駢走穴　黃巢進取陝虢撤關戍曰吾道淮南逐｜｜如鼠｜｜爾無拒我孔帖

貓鼠同乳　朱泚軍中｜｜｜｜祐甫曰可弔不可賀崔祐甫傳

貓鼠同處　龍朔元年洺州｜｜｜｜鼠隱伏象盜竊貓職捕囓而反與鼠同象同盜者廢職容姦五行志

焚符斷鼠　僖宗末廣陵巧者杜可均嘗大雪訪街西酒家姓樂者求飲見主事者曰人以衣襖換酒收藏不謹鼠囓其衣杜即令泊淨室曰頃年記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驗可書此室永無鼠矣主借符焚之遂絕

桂苑叢談

以物擊鼠 李林甫將病一日取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乃一大鼠躍出化為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乃|||之鼠即應手而斃林甫惡之月餘而卒孔帖

灌穴殺鼠 見貓門詳

貓為鼠嚙 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為貓所嚙數百鼠反嚙|少頃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五行志

蚍為鼠傷 景雲中有蚍鼠鬬於右威衛營東衙槐樹|||所|鬬者兵象同上

鼠亦燒尾 竇璠久不第晚娶宇文翃女遂登科時杜尚宅遺災云因鼠尾或火而作韋銑因謂璠曰魚將化龍雷為燒尾近日|||有||者璠大慙瑣言

鼠三易腸 唐公房舉宅升仙雞犬皆去惟鼠惡其不淨不將去|自悔一月|吐|其|東廣微所謂唐鼠博物志

殿前錄事 李知微宿文昌宫月微明見古槐下有小鼠數十或稱||||或曰馳道都尉或曰司城主簿或曰西閤舍人須臾入一大穴中

明日掘視之乃鼠也唐小說

子孫不肖

五代南漢主劉龑病召右僕射王翷語曰吾|||後世如鼠入牛角勢漸小耳因泣下欷歔

盧元明劇鼠賦

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其容質皆不足重或處野而隱陰山或同穴而鄰嶓冢或飲河以求飽腹或噏烟而游森猝然於今者之所論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為可賤毛骨莫充於玩賞脂骨不登於俎膳故淮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東阿體拘徙稱仙而被譏其為狀也惛愎睢盱睢離睒(上溢反)睗(音釋)䰇如麥芒牛垂眼如豆角中劈乃有老者多叢衆中無敵託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巧能推覓或尋繩而下或自地高擲登机緣綠澀扉動帝忉忉終朝轟擅竟夕是以詩人為辭寳云其碩盜於湯之珍俎傾留庖之香澤傷繡領之新製毀羅衣之重襲嘗銛由是獻規張湯為之被謫亦有閒居之士倦游之客絕弔慶以養真素擯左右而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乃乘間東西

攏擲或床上捋髭或戶閒出頷貌甚舒暇情無畏惕又須其黨欣欣奕奕歆覆箱奩騰踐茵席共相侮慢特無宜適天壤之含弘產此物其何益

蘇子瞻黠鼠賦

蘇子夜坐有鼠方嚙拊床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出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嚙也而遽死耶向為何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而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嘆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於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嚙而嚙以聲致人也不死而死以形求脫也吾聞有生莫智於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於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兎於處女烏在其為智也坐而假寐私念其故若有告予者曰汝惟多學而識之望道而未見也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嚙而為之變也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於蜂蠆此不一之患也言出

於汝而忘之耶予俛而笑仰而覺使童子執燭記予之作

陸龜蒙稻鼠賦

乾符己亥歲震澤之東曰吳興自三月不雨至於七月當時汙坳沮洳者埃壒全勃櫂楫支派者入扉屨無所汙農民轉遠流漸潤稻本晝夜如乳赤子欠欠然救渴不暇僅得葩折穗結十無一二焉無何群鼠夜出囓而僵之信宿食殆盡雖廬守板擊毆而駭之不能勝若官督戶責不爾者有刑當是而賦索愈急械束榜箠木頸者無壯老吾聞之於禮曰迎猫為食田鼠也是禮缺而不行久矣田鼠知之復（集作緩）歟物有時而暴歟政沓貪而廢歟國語曰吳稻蟹不遺種豈吳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事而効其力殲其民歟且魏風以碩鼠刺重歛碩鼠斥其君也有鼠之名無鼠之實詩人猶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況乎上捃其財下啗其食率一民而當二鼠不流浪轉徙聚而為盜何哉春秋螽蝝有大有年皆書是聖人於豐凶不隱之驗也余道於春秋又親蒙其災於是乎記

蘇子

膽却鼠刀 野人有刀不愛遺子長不滿尺斂鋮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於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啖囓棗栗掀盂舐金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傍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羣鬬相視睢盱舞於端門與王雜居猫鼠不嗟又乳於家狃於永氏謂世皆然坐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為凜以驚夫猫鷙禽晝巡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於穴走赴如霧碎首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爪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茍有之不言而諭是亦何勞

詩集

拱亂穴 野鼠｜｜｜杜北征 **竄古瓦** 蒼鼠｜｜｜杜 **橫庭鼠** ｜｜｜逕空土｜

滋李賀雜叙　循墻鼠　縮縮｜｜｜杜牧李甘詩　開門走　｜｜野鼠｜｜杜　壞壁鳴　｜｜

｜饑鼠杜　鼠上檠　卧看饑｜｜燈｜坡　鼠有牙　夜壁頻驚｜｜｜王元之　鼠出穴　燈青

人已眠饑｜猶｜｜掀翻盤盂響驚聒夢寐徹惟愁几硯撲又恐案書嚙癡兒効猫鳴生計誠已拙擲聖俞宿

晉氏書齋聞鼠甚患之

竹鼦山民愛　商嶺多修篁蒼翠連山谷有鼠生其中薦食無厭足春筍嚙生犀秋筠折寒玉飫飽

致肥腯優游甚蕃育林密鳥不攫穴深犬難逐鳳凰餓欲死彼實無一掬唯此竹間䶉琅玕長滿腹腹戲綠叢

陰舉頭傲鳴鵲不知高｜｜｜爾身上肉有錘利於鋒有錐銛於鏃開穴窘如囚洞胷聲似哭膏血尚淋漓攜

來入市鬻竹也比賢良鼠兮類流俗所食既非宜所禍誠知速吁嗟狡小人乘時竊君祿貴休社樹神倖盜太

倉粟茔黃佞舌鳴藥石嘉言伏朝見秉大權夕闖帷闥戮李斯具五刑趙高夷三族信有司敎者在暗明於燭彼狡勿害賢彼鼠無食竹王元之

野人獻

｜｜｜竹鼬腰腹大如盃自言道傍得採不費罝網鴟鵂讓圓滑混沌悲瘦爽兩牙雖有餘四足佳能髣逢人自驚蹶間若兒脫褫念茲徵陋質刀几安足枉就擒太倉卒羞愧不能饗南山有狐熊澤獸行舐掌蕃予膽

獨何罪

野食不穿囷谿飲不盜盎嗟鼬｜｜｜膏血自為網陰陽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癡與瘦黠稟受不相髣王孫處深谷小若兒在褫起騰被彈射將中還復枉一朝受羈紲冠帶相賓饗愚死智亦禽臨食抵吾掌蕃子由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八十